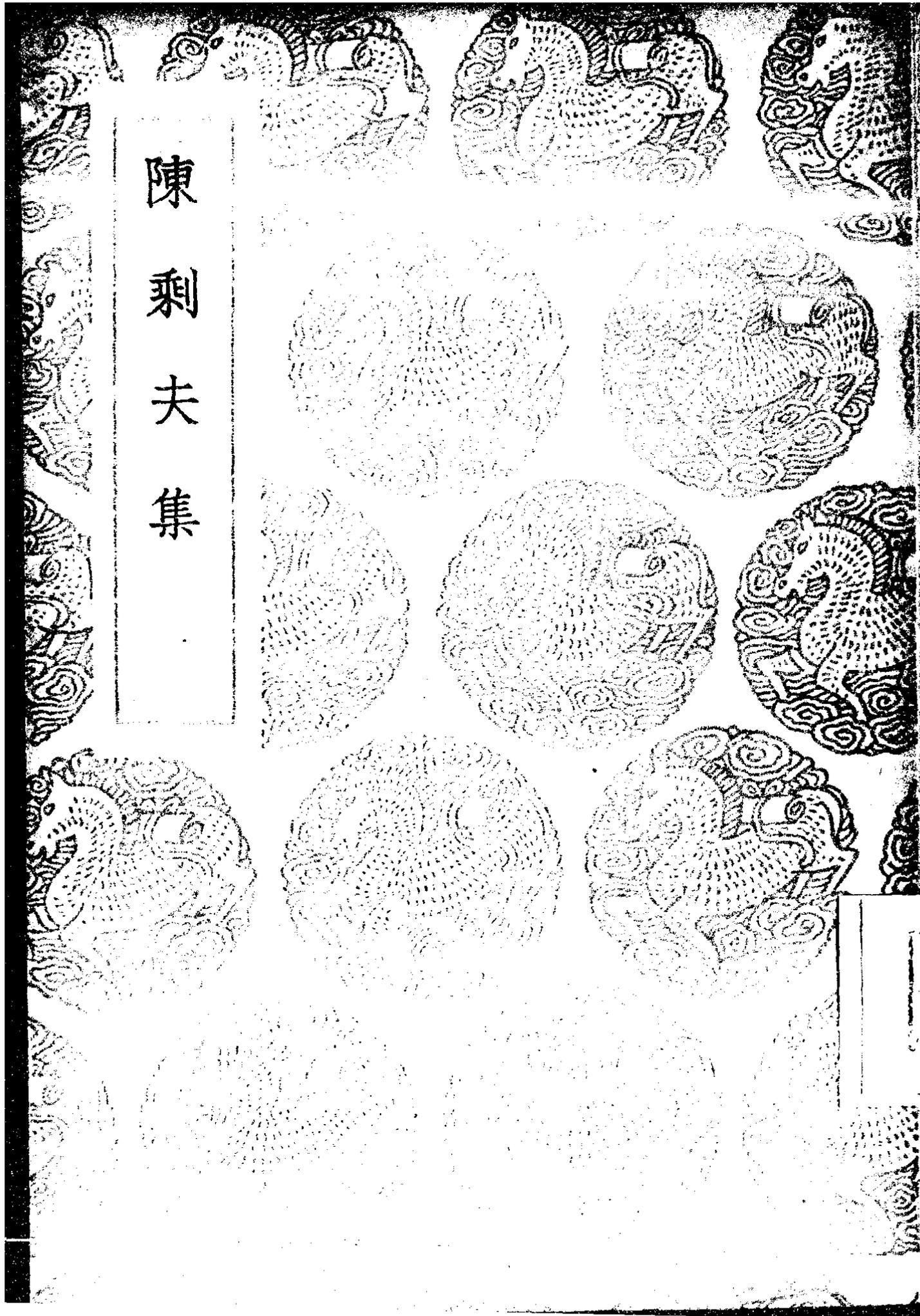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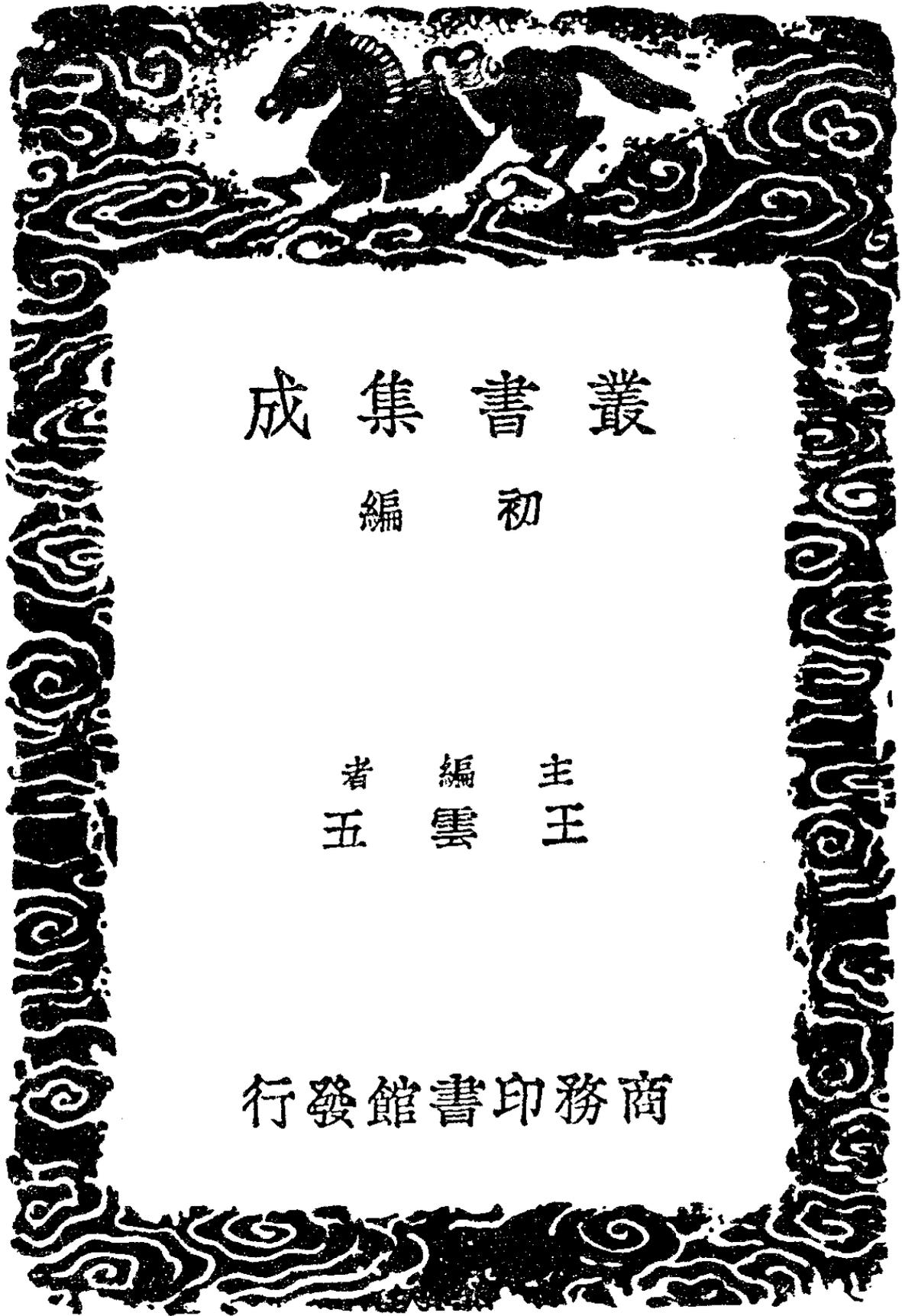


陳剩夫集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陳 剩 夫 集



3 0645 2111 9

陳 真 晟 撰

陳剩夫集

本館據正誼堂全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 明史本傳

陳真晟字晦德。漳州鎮海衛人。初治舉。赴鄉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恥之。棄去。由是篤志聖賢之學。讀大學或問。見朱子重言主敬。知敬爲大學始基。又得程子主一之說。專心克治。歎曰。大學誠意於鐵門關。主一二字。乃玉鑰匙也。天順二年。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取程氏學制。次采朱子論說。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地同運。一著學者之心。法天之運。終言立明師。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畢圖說之意。書奏。下禮部議。侍郎鄒榘請寢其事。真晟歸。聞臨川吳與弼方講學。欲就問之。過南昌。張元禎止之。宿與語。大推服。曰。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如康齋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閩。潛思靜坐。自號漳南布衣。卒於成化十年。年六十四。真晟學無師承。獨得於遺經之中。自以僻處海濱。出而訪求當世學者。雖未與與弼相證。要其學頗似近之。

083  
114  
2:2134

# 行實

林 雍

先生諱真晟。字晦德。改字剩夫。嘗以布衣詣闕上書。及歸。欲以明初志。乃以布衣自號。學者往往稱爲布衣先生。其先泉人。國初苦倭寇。乃設鎮海衛以保障之。東土而籍莆人。泉人來爲戍守。其父安。隸本衛後千戶所。而生布衣。布衣骨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也。年十七八歲。卽能自拔於俗。厭末作之蠹心而棄之。惡異端之害道而拒之。專心致志。以儒爲業。初時謂今世取士實有專業。乃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治舉子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福州。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探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及求之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往往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而客念不復作矣。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常語人曰。大學誠意章。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蓋意有善惡。若發於善。而一以守之。則所謂惡者。退而聽命矣。又常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蓋以知之真。則處善安。循理樂。其行甚順。然而氣稟有偏勝。嗜欲有偏重。二者用事。甚順而易者。反爲逆而難矣。此聖門論學。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後。又加以篤行也。天順三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探程氏學制。次探朱子論說。補正學工。

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書未上。先上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得旨看了來說。時侍郎鄒榘掌部事。漫不知其說云何。其事竟寢。繼而家居。讀提學憲臣頒行敕諭教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正學。迪正道。敦尚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也。因採敕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各有案例。可據而行。又纂長書。告當道諸君子。終不能推其說。其事亦寢。布衣學有得者。至是皆無所遇。每四顧徬徨。不能自釋。聞臨川吳聘君名。欲往質之。乃貨其家之值。得五金。攜其兄之子一人。以行。戒之曰。吾死卽瘞於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足矣。行至江西。張元禎太史止布衣宿。扣其學所得。大加稱許。曰。顏敢僭謂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吳許二子亦未是。吳謂草廬許謂魯齋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鎮海初叛。戎壘。莆人雖多讀書家。自布衣爲學。而儒術始正。自布衣與莆人李文舉諸前輩。講行文公家禮。而風俗正。布衣有功於世教多矣。時其父卒年七十三。墓葬在鎮海大堂山後。舊名一枝梅。題曰陳布衣祖墳山。布衣生於鎮海。遷於龍巖。以鎮海室閩丘墓。姪似祖。仍居焉。布衣作教於漳之玉州。一日游江東之定山里。曰。此仁里也。可以居焉。里有陳震陽者。家給守禮。食餼於邑。時之人傑。見而異之。於是同譜而聯同胞。廬舍田宅。悉分與共。曰。世世子孫無相遺也。日與震陽離經論道。共數晨夕。時漳之人士。咸景慕焉。卒年六十有四。其墓在江東之董坑。其地清曠無所礙。後十年。提學周孟中祭以文。

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以表之。題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又三十年提學姚憲副鑄表章先哲。郡守陳洪謨謂先生漳產也。乃上其事。始入祠配享。布衣平日不爲文字之學。有雜藁藏於家者。故邑庠生林祺特爲編次。名布衣藁云。

## 原序

天下之事。患其本之不立。不患枝葉之不遂。患其源之不正。不患脈絡之不明。君子之於學也。亦若是而已矣。心性者本源也。至於事業文章。則其枝葉脈絡。無與於本源之事。而本源之所自出。不求至而至焉者也。明布衣陳剩夫先生。奮於南服。而有以得程朱正學之奧。蓋其專用力於本源之地。今觀二圖及聖要四說。可以知其功力之所在。其建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以及科舉正教正考。其大指皆不出於是。使當時有能用其說者。可以正士習。瀉民風。復三代之治。無難。而五經四書。因以有實用於天下。非徒爲文辭利祿之資已焉。豈不美哉。而惜不能也。乃復手爲書。以告當路君子。以寓無窮之望。予嘗考先生志而悲之。因爲輯其遺文。以行於世。或曰。先生之書。歸本心學。近世立言之士。謂心學者。異端之所以教也。故辭而闕之。而先生之以爲言可乎。予應之曰。橫渠謂觀書當總其言。以求作者之意。如不得其意。而徒以言。則聖賢之言。其爲異端所竊。而亂之者。豈一二數。孔子言道德。老子亦言道德。言道德同。而其爲道德者不同。吾儒言心。釋氏亦言心。孔子曰。吾從心所欲。不踰矩。蓋自言其學之所至如此。孟子亦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釋氏則曰。卽心卽佛。然則釋氏者。徒事於心而已。何知學。異學卽心爲學。附於學而實未嘗學。吾儒之學。則不然。以窮理爲端。以力行爲務。體之於身。而實推之於家國天下。而無不當。至語其本源之地。不過曰。此心之敬而已。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

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顏孟諸賢。而至於周程張朱。未有能舍是以爲學者也。上蔡謝氏曰。常惺惺法。常惺惺法之爲言。在吾儒言之則爲敬。在釋氏言之則爲覺。心學之爲言。在先生言之。則爲堯舜以來遞傳。以至於周程張朱之學。亦不過曰敬之一言而已。而豈異端所爲虛無寂滅。實叛於道。而竊附於學者之所可同也哉。先生取聖要四說。系於法天之圖。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雖以四方之屬爲言。而皆不出於敬之旨。嘻。盡之矣。吾謂先生之學。獨得其本源者此也。而尙何疑於先生。或曰。先生之學。則誠然矣。世毋有訾其號而不察者乎。曰。世之訾心學者。訾爲異端之學者也。若以訾異端之故。而並及先生之爲號。則訾老子之道德者。將並孔子道德之云。而訾之。訾陸氏之尊德性者。將並中庸尊德性之云。而訾之。必不然矣。且將以中庸爲孔門傳授心法者。亦疑於本心之學。而有可訾也哉。或退。因排次其言以授之梓。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季春。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 陳剩夫集目錄

## 卷之一

奏啓

乞召對疏

正風教疏

上東宮啓

上程朱正學疏

程氏學制

推明朱子兼補之法

心學圖說

一立明師

二補正學

三輔皇儲

四隆教本

陳剩夫集 目錄

083  
112  
-----  
2134

陳利夫集 目錄

五振風教自程氏學制至此

學校正教文廟配享疏此疏未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

敕諭大略

程氏學制

呂氏鄉約

德業

過遠

一立師

二考德

三考文自朱子學校至此名正教

考德高下等第式附考文

卷之二

書

上當路書

再上當路書

答蒙庵林雍行人書

與林雍行人書

又

又

答門人翠渠周氏書

與翠渠周氏書

又

又

答恥齋周軫舉人書

卷之三

書

覆憲副何喬新書

寄從吾彭韶主事書

又

覆白沙陳獻章書

與東白張元禎編修書

答吳繹思太守問論語書

與夏指揮書

上唐先生書

與翁均質書

與龔允望書

又

與蔡先生書

與給事潘榮書

與邱宗道書

寓莆陽與林孟和進士書

雜著

無真儒辯

執古辯

元正字說

自題九骨扇

自書草堂

題玉堂賞花集後

題內翰鄭廷綱隨侍行樂圖

題余經魁詩卷後

題杭邑唐守愚輓詩卷後

告朱文公新像文

漳平縣學新立聖像告文

#### 卷之四

#### 附錄

理學名臣言行錄

陳介庵撰布衣先生行實

又贊

鄭普撰布衣先生傳

陳剏夫集 目錄

周翠渠祭文

周畏齋祭文

鄭東園祭文

吳繹思祭文

林蒙庵祭文

黃卓峯祭文

胡僉事哀詞

張東白贈行詩

陳白沙贈詩

瑞州陳氏贈詩

弟真聚送遠遊詩

陳白沙輓詩

林祺讀白沙詩次韻

門人吳氏輓詩

慎獨記

過江郎山記

陳利夫集 目錄

# 陳剩夫先生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漳浦蔡衍

## 奏疏

乞召對疏按遺彙列第三篇無標目乞召對疏四字餘同

福建鎮海衛布衣臣陳真晟謹奏為建言事。臣聞布衣廷對。苟無圖富貴之心。而真欲言天下事者。先儒許之以為可尚。矧宋程頤氏大儒也。為布衣時。亦嘗不待朝廷招之問之。而自往上書。乞召對。固有似於輕售其道者矣。厥後朱熹氏序頤年譜。亦不以為非而錄之。豈非是又一道耶。臣卑鄙至愚。固不敢擬迹先儒。然竊願學程朱萬一之學。而實無圖富貴之心者。故亦敢效程朱故事焉。然臣所以有言者。非敢自專也。奉恩詔。有時政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文。此聖朝大開言路。是欲盡天下之善以聞之也。臣竊以為時政得失。固所當言。而風化者。時政之本也。其得失則尤所當先言。但本領大事。非面陳不可。臣伏望陛下。不以臣為卑鄙至愚而忽之。乞於萬幾之暇。賜一召見。如古聖君下詢芻蕘故事。俾臣得一陳其鄙見。無他。只是欲正士習。以淳民風。復三代之故事。亦簡要易行者也。如所言不當。甘受重誅。無悔。臣無任昧死之至。謹具以聞。伏候敕旨。

正風教疏按遺彙列第一篇標目作上程朱正風教事十八字餘同

臣竊惟今天下彌文矣。故臣不敢更飾浮詞。而輒陳鄙見焉。臣伏觀丁丑科廷試錄。見聖制篇首之間。有



曰古之士進以禮退以義。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今何其立功之志弱。求祿之心勝。奔競之風未息。廉介之節少著。其失安在。臣卽是而觀。甚知陛下有思古慨今之意也。至於篇終。又曰。今欲士正其習。民淳其風。庶幾唐虞三代之盛。必有其道。務求切至之論。將擇而行。此可見聖志將大有爲。可謂千載一遇之問。而天下萬世之福慶者也。故臣謹採先儒之說。爲小書一卷。題曰程朱正學纂要。來上。亦竊效廷對之意也。大抵三代所以盛者。學校興。師道立。而心學正。教明於天下也。後世雖有學校之設。然專以科舉俗學爲教。殊不知俗學益盛。則心學益廢。此自然之理。而先儒亦每以爲論者。是無怪乎士習不正。民風不淳。而三代之治。大不復見於斯世也。然則爲今之法。當何如哉。臣聞父師之論。而得一說。謂可且就科舉之後。補此一教。如程朱所定三代學制之法。再假以三年聖學工夫。然後除授。如此則俗學稍輕。正學自重。人相習尙。積成風化。不患三代之不能復矣。所謂深求切論。可擇而行者。殆有在於此乎。然此非臣之言。臣父師之議也。非臣父師之議。實大學或問所謂兼補之法也。雖或問主於爲學者自補而言。然司教化者。朝廷也。與學者自補其學於下。孰若朝廷通補一教於上。豈不周徧廣大。尤足以盡朱氏立法之意哉。況心學旣明。不惟有以正士習於天下。尤足以示道統之真傳。俾皇家聖子聖孫。常得見聞帝王心學。有實下手做工夫。非但口耳講說。如漢唐宋元東宮之教而已。則方今急務之大。又豈有急於預教東宮者哉。臣布衣至愚。且老羸風證。濱死之餘。萬無圖富貴之心。然奉明詔言得失。得失之本。莫大於此。故臣願效一言而歸死山林。瞑目焉。伏望聖裁。儻可採而行。殆皆先儒之本意云。臣無任昧死之至。謹具以聞。

上東宮啓

按遺彙列第二篇無標目上東宮四字篇首多福建鎮海衛布衣陳真晟謹啓爲正風教事十七字餘同

臣至敬無文輒陳鄙見臣奉明詔言得失然得失之本莫大乎風教故臣承父師之命謹採先儒之說爲小書一卷題曰程朱正學纂要今贍二本一已謹進皇帝闕下一當謹獻東宮殿下臣愚未知所裁儻可採而行殆皆先儒之本意云謹具以聞

上程朱正學纂要疏

按遺彙列第四篇標目無疏字篇首多福建鎮海衛布衣臣陳真晟十一字餘同

欽惟皇家承宋元之後典章制度煥然大新而惟學校之教最關人才風俗之大者則猶多仍其舊是以列聖繼承幾百年矣而猶士習不正民風不淳三代盛治未能全復蓋由學校雖用程朱之書然不過使之勤記誦訓詁攻舉業而已而於身心正學之教則實未嘗舉行故也豈非聖太祖剏業之初專略此一大本領事以遺陛下於今日乎今先錄程制一篇於卷首以見三代之實教如是而後世之教殊不本於是虛文甚矣可不懼哉

程氏學制

按遺彙列第五篇

朱氏熹曰明道學制最爲有本始終本末次第甚明每讀其書觀其論講學處未嘗不慨然發歎恨不生於彼時伊川條制立尊賢堂亦是此意或問後世人才不振士風不美在於科舉之法然使使用明道賓興之論則今任學校者皆由科舉中出豈能變而至道哉朱子曰欲變今而從古亦必從此規模而漸爲之其初不能不費力矯揉久之成熟則自然丕變

程氏顥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授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臣聞父師曰。按此程制。朱氏之深取者也。其後朱氏序大學。亦備此制。是皆酌三代之法。爲萬世之宜。而可必行者。行之必能正風俗。得賢才。以臻隆古之治。而無疑者也。奈何宋元學校。已皆知尊尙程朱之書。而獨不行此制者。只是爲科舉之法所誤也。科舉雖曰考理學。以取賢才。而其實累賢才。妨正學。使後生晚進。奔競浮薄。而士風大壞者。科舉實爲之也。故朱氏附錄曰。人才不振。士風不美。在於科舉之法。豈不信然。我皇太祖神智。豈不知此。但剏業之初。姑因其舊而未及精究。以深爲之。又當時儒臣。亦無有能力言之者耳。噫。科舉創於隋煬帝。定於王安石輩。本非先王之法也。但世行已久。猝難遽罷。然科舉不罷。則正教不可得而行也。何也。蓋學者之志。終爲所奪也。志奪則聖賢之道。豈可得而學哉。故程顥曰。不患妨功。惟患奪志。見羣書錄而與其兄顥。皆厭科舉之業。見顥行狀張載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見行狀朱

熹尤深論其弊者。其言曰。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晦。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文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愈無以逮乎古人。見大學序註噫。程朱實科舉進士也。而皆不取科舉之法如此。豈不深可見乎哉。或曰。科舉既不可以遽罷。遽罷則驚時。而二法又不容以並行。並行則奪志也。然則聖人大教終不可行也哉。曰。今只宜推大學或問兼補之說。就其既科舉之後。朝廷爲之立師兼補一教。其法見或問及後圖說不惟足以振賢才。而尤足以崇風教。蓋使後生晚進。猶知有聖賢之學。在科舉之外。庶幾必有感悟興起。而士習可正。民風可淳。三代可復矣。今推兼補之說於後。

推朱子兼補之說按遺藁列第六篇

朱氏熹大學或問之首篇。其略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進矣。若其工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爲說焉。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自有其足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而可以及乎天下國家矣。又引聖要四說詳見本篇

臣聞父師曰。按大學之教。必主於天子元子。以下至於俊選者而設。以其皆有天下國家之任者也。豈指汎汎之學者而言哉。又此補學之說。其終亦以歸於天下國家爲言。則其所指又可見矣。然以此重任之

人乃有此不幸過時而後學者何耶。蓋後世居位者，多由科舉出仕，則夫未第之前，正當古人爲學之時，不免累於舉業，而於聖學工夫多未暇及。及既第之後，其或有志於是者，是則所謂過時而後學者也。故朱氏爲之立此兼補之法焉，而又並詳著聖要四說，則所以開聖學之戶庭，直趨堂奧，以與天心合德者也。詳見本篇及後圖說聖門如此大事，豈無真師正傳，實下手工夫，而但記誦訓詁所能及哉。觀朱熹氏大賢才也。既第進士之後，猶再從李侗師學，則科舉不可以專恃，正學不可不兼補，亦明矣。近代制度，初既登科，即累於政務，雖有程朱之志者，亦無暇及此，甚失先儒立法之意也。今要須於科舉之後，補此一教立師之法，當如程制補學之法，當如或問，庶幾教道盡而無歉矣。

左圖一、二著天心動靜之本然，是性之原也。一著君子法天之當然，是性之復也。聖人亦天心之自然者也。君子豈可以不學哉。然復性之說，經傳詳矣，而未有如此後一圖義之要而盡者也。惟君子知之，又能主敬以體之，以盡其法天之功效也。而有序焉。蓋始則主敬而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即致知誠意之事，是始學之要也。固不外此一圖。終則敬立而動靜相根，明通公溥，即知至意誠之事，是聖功之成也。亦不外此一圖。而自始至終，則皆不離乎敬焉。如是則法天之功，至與前一大圖同一渾然燦然而無閒一敬之功用如此，豈不大哉。三代學校之所以教者，惟此如此。豈後世記誦俗學之所能與耶。自伏羲畫卦示精之後，即復卦堯以是欽傳之舜，舜以是恭傳之禹，禹以是精傳之湯，湯以是日傳之文，輯武周公旦孔子，孔子傳之顏、心、曾、一、思、尊、德、孟、求、放、及孟氏沒而遂失其傳者，此也。寥寥千餘載，至周、程、張、朱氏出，然後



君 子 法 天 之 圖

主一無適  
整齊嚴肅  
聖要四說  
常惺惺法  
其心收斂  
不容一物

乾



此學大明。及朱氏沒而復晦者。只由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之書。而取士又仍隋唐科舉。是以士視此心學爲無用。故多不求。遂失其真傳焉。今幸三王再君。伊周再相。豈可不懲其失而正其教哉。按遺案圖說第七篇

一立明師按遺案列第八篇

臣聞太學師者。天下英才之師表。而風教盛衰之所係者也。苟不得夫聖學真傳者。則不可一日而居其座。臣僻處海隅。固未知今之師。其於聖學果何如。然聞其不免猶爲諸生訓詁課業之所累。則是朝廷使之爲俗學之失也。奚可哉。今請先詔太學師。其已有此聖學者。可益加勉勵精純。其或未然者。則掃去從前之俗習。專用心於內。一一實下工夫。至於敬立而知至意誠。則真傳在是。而可爲師矣。仍乞依程制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略知聖學心要者。延聘敦遣而來就太學。制尊賢堂以萃之。朝夕相與講明正學。以備將來助教之任。

二補正學按遺案列第九篇

臣按程制師既立。然後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今按無如登科進士及一榜舉人者。且未觀政除授。令入尊賢堂。與其師依太學次第。先講求夫心要。即其所引四方是也心要既明。則於聖學工夫已思過半矣。蓋其心體定靜堅固。而能自立。則光明洞達。作得主宰。所謂一心有主。萬事有綱。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之要得矣。然後可依節目。補小學大學工夫。而其尤急務。則專在於致知誠意而已。而皆不外乎一敬以爲之也。再假以一二年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功。則皆有自得之實矣。

三輔皇儲 按遺彙列第十篇

三代之教必先於天子之元子者。實以皇極道統之攸繫。而將來德教之司命也。則其所以素教而預養者。尤豈可無聖學傳授之真哉。臣仰惟皇太子殿下。聰明仁孝。天下歸心。固宗社億兆之福慶也。然亦須準三代學制。請日游太學尊賢堂。觀羣英之所習。主敬以致知誠意。皆有傳授精要工夫。所以觀感而薰化者。自然能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此即補小開發聰明。進德修業。此即補大必有大成就聖功。異於宋元資善堂。端本堂之俗教遠矣。夫二帝三王之學。豈無真師正傳而可得哉。觀於宋元雖皆有教。然竟無聖學之功出。亦可鑒矣。吁。堯舜不可及。湯武必可學。願師道何如耳。可不謹哉。

四隆教本 按遺彙列第十一篇

臣按三代之教。必本於人君躬行心得之餘。然則聖躬者。實所以立教之本也。蓋明師之所以立。正學之所以明。皇儲之所以輔。要皆本於君德之明。豈可不先隆哉。隆本之要。大學或問及前圖說明矣。即所謂聖學者也

五振風教 按遺彙列第十二篇

正學既明於上。則風教自振於下。

學校正教文廟配享疏 按遺彙闕

臣竊謂今學校所當舉者二事。皆合百世之公論。而曠代之盛典也。然而宋元皆未舉行者。殆天實祕之

以有待。非宋元不能不欲也。宋大儒皆倡明道學者也。而繼孟軻氏大正統者。則惟取程顥氏。程頤氏。兄弟二人。蓋合爲一人焉。朱熹氏則有定論者也。朱熹繼程氏。此又不待論而天下共知者也。之三大儒者。其崇祀之禮。宜升位於大成正殿。列在鄒國公孟氏之次。配享春秋大祀。使天下後世號之曰六配。公論所在。孰曰不宜。而宋元徒知追封公爵。而其從祀。乃在西廡之下。漢唐羣儒之末。與吳澄許衡輩相爲伍。此前朝失舉之大典。我朝所當必舉者也。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是大莫大乎學校正教也。而程朱氏皆有立教成法。亦大典也。而宋元亦未之舉行。至我英宗皇帝。敕學校。始有主敬窮理脩己之文。與程朱教法相表裏。此天久闕於彼而專待於我。故我英廟有此大敕耶。則天眷異我朝者至矣。惟配享之典未舉者。此又天特待於我陛下之今日無疑矣。故臣敢奉天而來請也。尙有小書一帙。皆集程朱等儒教法。名曰正教正考會通。庶幾足以羽翼敕教。俾實行於天下學校者也。故敢亦裝裁成卷。隨本來上。如蒙准言。乞敕諸大儒臣通會議之。是非當否。必有定論。與後世公論相符。如賜施行。天意慰哉。然正教也。配享也。皆程朱氏本意。非臣敢自妄言也。臣無任昧死之至。此疏未上而卒。

### 正教正考會通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按遺案列第十三篇。標目下多節文二字。愚謂爲天地立心至舉而開之等句。大字接連寫。似訛。當路君子其將有取焉。句下尙有當路君子幸鑑敕諭首訓之風等句。亦誤作接連寫。

子朱子案千百言。極論後世學校貢舉之失。大略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

德謂六行行謂六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教之者無異道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

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夙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

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此舉古以見夫三代之教藝為最下然皆猶有實

用而不可缺此暗說後世文詞之其為法制之密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為

法所以能成人才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此暗說文詩之法不惟無實至隋唐專以文詞取士而

尚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愚謂此弊未變又曰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

制以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議即程制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

末流之弊弊即考如曰未暇則莫如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此科未立今又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

使為學官以來實學之士此選未舉今又曰夫如是是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道得以復明於世

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於方來此謂德行之科既立將遂世行不已亦如科舉之法也○愚謂為天

幸而明良在上宜自我朝學而開之又曰草茅之慮偶及於此故敢私記其說當路君子其將有取焉

敕諭大略按遺棄無標目四字敕諭曰三則

敕諭曰為師為弟子者一崇正學迪正道革浮靡之習振篤實之風又曰將聖賢言語體而行之敦尚孝

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又曰為學工夫必主敬窮理脩己治人

臣按敕諭主敬窮理脩己一節乃聖學之要故敢表而出之詳後程制註中

程氏學制按遺彙列第十四篇明道先生言於朝句接連寫

朱子曰。明道論學。最為有本。每讀其書。未嘗不慨然發歎。恨不生於彼時。或問。便用程制。則今之任學職者。皆從科舉出。豈能遽變而至道哉。朱子曰。止以此漸為。其初不能不費力矯揉。久之成熟。則自然不變。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朝夕相與講明正學。謂不講文詞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此統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此一節教論所謂主敬也。小學之書而其要術尤詳於大學或問之首篇。皆朱子之所定者。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也。○愚謂必兼此而為教。為學。則主敬益密。而足以有為乎道矣。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擇善。即教論所謂窮理也。其方詳大學章句或問。○愚謂不知教論所謂脩己也。脩己未能誠意。非至於化成天下。此則風俗正矣。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此則賢才得矣。○愚嘗論之。敬者。聖學所謂脩己也。至於化成天下。俗正矣。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始則賢才得矣。○愚嘗論之。敬者。聖學也。要必先能主敬。然後過此二關。必能過此二關。然後為聖人之學。故曰。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也。三代所以盛者。以學校有此正教也。後世所以不及者。以學校失此正教也。故子程子以此請行於朝。為當路所阻。歷今四百年。而後聖上始舉正於學校也。幸哉。雖然。要必真。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取才師。正授。實下手做工夫。然後可及此。故程制專為學校造師。亦可見。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取才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此以上皆為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師。此即學行皆中者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此即學行皆中者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節。居家孝弟。有廉恥禮遜。此即行實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此即才美

呂氏鄉約程制二語。大字另行寫分。入作易入。

呂氏曰。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有善則書於籍。有過及違約者亦書之。德業分入程制。過違增入敕諭。

德業按遺業列第十六篇。標目作善惡大目二條六字。

學行皆中程制。即能主敬窮理修己者。今為上等。

學行次中程制。即能求以主敬窮理修己者。今為中等。

性行端潔。居家孝弟。廉恥禮遜。見善必行。今為上等。聞過必改。以上行實可選者。今為中等。

通明學業。曉達治道。以上材美可選者。今為中等。

能習經書。此學行無聞者。今為下等。

過遠按遺業列第十七篇。多旁注。今為下等。五字。篇中無以上敕諭四字。

惟記誦舊文。務口耳之學。以上敕諭。

融博鬪訟。行止踰違。行不恭遜。造言誣毀。營私太甚。交非其人。遊戲怠惰。動作無儀。

臨事不恪。用度不節。以上朱子皆有註。

右善惡之條。按朱子曰。每月一會集。讀約畢。有善者。衆推之。有過違者。糾之。詢其實狀。於衆無異詞。乃書之。

熊氏曰。此即古者族師月吉書孝悌之遺意。書其善者而勸之。書其惡者而戒之。人心孰不興起於善哉。

一立師按遺業列第十八篇。標目前一行。多竊尊會通二條。如左八字。

立師之法。當如程制。恐或未暇。且令教官先嚴自治。以體夫聖諭所謂主敬窮理修己之實。知所以師表乎人之道如此。則學校所學皆是道矣。或曰。令本處提調官及學官自悉心推訪有道德之人而延聘之。自本官以下皆尊師焉。有功績則歸本官。如此則師道亦漸立矣。此卽程制之意。兼取元儒虞集之說。

二考德 按遺彙列第十九篇

立簿一扇。分學行高下有無爲六等。依呂約之法。諸生進學有善者。則隨等書於籍。

善目見前呂約中。

有過違者或無聞者亦書之。

目亦見呂約中。

若昔所書之善。今又有進。卽爲今善。昔所書之過。今已能改。則同無過。則皆從今等書之。至於有善又有過。當除當錄亦皆有公論焉。夫知弟子莫如師。知人莫如其友。凡有一善一過或無聞。每月依朱子例。會集公論。明允各無異詞。然後一一書錄。

三考文 卽今三場文。○按遺彙列第二十篇

考文之法。雖先儒所不取。然今亦不可缺。依常規講誦。作課外。可歲爲四考。隨其文之優劣。第爲上中下三等。各書於考德本姓名之下。而或標榜之。則勸懲益著矣。或問選舉之法。曰如學校考德。名在上等者。則許憲司考實。不次貢舉。蓋此等極爲難得。萬中求一。所謂程朱正學者也。在中等者。許其循次科貢。在

下等者未許，所以激進之也。如此則學校之教自重，士習自變，民風自淳，雖三代可復矣。

考德高下等第二考文附○按遠乘列第二十一篇

第一等考德上之上○學行皆中程制

程伯淳○程正叔○朱元晦三賢以見例

考文上

考文中○程伯淳不○朱元晦不

○考文下○程正叔報罷

第二考德上之中○學行次中程制

○考文上

考文中

考文下

第三考德中之上○行實可選

○考文上

考文中

考文下

第四考德中之中○材美可選。

○考文上

考文中

考文下

第五考德下之中○學行無聞。

○王佐

○考文上○王佐狀元

考文中

考文下

第六考德下之下○行有過違。

○王拱辰言不忠信○夏竦言造謠毀

○考文上○王拱辰狀元○夏竦魁

考文中

考文下

或問選舉考德之法。曰如學校考德。名在上之上。則選舉考文。雖下亦取。

如此則程正叔不報罷矣。

學校考德名在下之中。則考文雖上亦降。如此則王拱辰不元。夏竦不魁矣。考德在上之中中之上。考文雖中亦取。惟中之中下之上者。則專考其文。然亦不得魁選。如此則王佐不元矣。

如此則庶乎合朱子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之意矣。或曰是則然矣。然成法得無變亂乎。曰成法無一毫敢變亂處。惟就中添考德一教。是乃益崇重成法者也。何名爲變亂哉。

愚旣僭集此書。竊歎曰。吁。孟軻死。道學不明於天下。非我程朱不能開此明道之真天。周公沒。正教不行於學校。非我君相不能啓此行道之實地。道以倡明爲先。程朱之功也。教以舉行爲重。君相之功也。非倡明固行無所之。非舉行實明無所用。而藍田呂氏立法之良。又可以羽翼於二大教之後。如是歟。噫。愚何幸身親見也。誰爲我錄告於當路。乞奏請以通行於學校選舉之中。俾皆有奉行教教之實。而五經四書皆有實用於天下。非徒爲利祿文辭之書而已也。豈不隲哉。晟謹題。

門人周瑛覽此規畢。作而言曰。學校風教之原也。爲天下者。苟皆以是教。以是考。何患乎士習之不正。民風之不淳。三代之不可得而復者哉。昔明道程子欲罷科舉。隆正教。而未能也。今正教其以是而隆歟。唐楊綰欲罷科舉。復里選。亦未能也。今里選其以是而復歟。講程制以造賢才。雖小善而必錄者。重勉德也。講呂約以正風俗。雖小過而必書者。嚴懲惡也。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知行兼修。本末具舉。道旣合於古。法不戾於今。誠治天下正風俗得賢才之良法也。雖然。此心學也。非知道者固不

能集此規。非同於知道者。亦不行此規。蓋不知則不信也。不信則覽之未終篇。固有掩卷而不視者矣。非惟不視。反證其言以爲迂誕。而有戾於聖制者必衆。無足怪也。仰惟明良在上。世道方亨。苟見此規。則一日而徧天下也必矣。士生斯世。沐斯盛。何其幸歟。誰爲我往而告之也。



# 陳剩夫先生集卷之二

書

上當路書

愚忝以庸學蒙衆僉舉爲衛學童子師。故過不自量。謹採先儒程氏、朱氏、呂氏教法。集爲此規。蓋將以羽翼敎教而俾實行者也。然而謗訕者多。又有以關氣運爲言者。愚告之曰。氣運之說有之。然君相不言命。矧學校之教而可言命耶。又宋元之盛運。天實啓之。而宋元拒棄不受者也。蓋天若無意於斯世。必不生程朱。旣生程朱。意必有在也。然而程朱不敢以時之不用而自阻。以泯萬世之大教也。是以明道先生非不知其必爲當路所阻遏。而必以正教爲請者。盡在己而已矣。伊川先生非不知其必爲禮部所駁問。亦必以條制爲請者。亦盡在己而已矣。譬如璞玉之顯晦。係卞和之語默。夫玉美石也。顯晦在和。和猶不敢不獻。況德教大寶也。天實命已發之。豈敢無和之心哉。故明道首獻之而卻。伊川再獻之又卻。是卻天也。五星聚奎。天之所以拳拳者何如。而宋乃如此。至於元。又已知程氏爲聖賢。而學校盡誦其書矣。而猶不舉其教者。元棄天之罪。殆浮於宋。蓋宋不智。元不仁者也。矧宋又有朱夫子出。深知程氏雖大爲僞學所禁。猶必專講是學以授其徒。旣取此教。著於小學之書。又著私議。以密告夫後世之當路。此又卞和不敢三獻而抱以哭之心也。吁。朱子抱哭於書四百年矣。曾無一人憐而省之者。此魏鶴山、眞西山、許魯齋、吳

草廬等諸大儒。不能無大罪也。非惟大儒。雖以下小儒。苟與讀其書者。皆不能免。豈可謂學未逮程朱而不敢省耶。既誦其書。宗其道。則實吾師也。父也。豈有視父師之哭。而弟子能愬然耶。雖力不能爲。伸其志而慰之。要亦須與之同一哭。庶幾有逮者能者。或爲伸之也。夫三代之所以盛者。以學校有此正教也。後世所以不及者。以學校失此正教也。一得失之間。係盛衰之治。謂之大寶。不亦宜乎。天與不取。不能不爲深痛也。洪惟聖朝。三王再君。伊周再相。深懲宋元棄天之失。卻氣運盛衰之論。而大欲爲奉天之舉。故伏覩近年敕學校書。正合程朱教旨。此殆天醜宋元之委靡。不足與有爲。故奪其命。以與我朝。宜聖君賢相有此大舉也。破大璞。出大寶。將使斯世復覩成周之盛。而國祚之延永。又過之者。亦必自此敕教始也。蓋周之教雖正。未能如程朱之精要明備者也。若非出於天眷。安能得此。此宋元所以皆不爲天之所佑。而我朝爲智之盡。仁之至歟。雖然。學校幸正其教。如敕書之云矣。而科舉未正其考。不免猶累於俗習。安能必其一。一趨敕而歸於正哉。若一有不正。則是朱子之哭猶在也。哭果在。則愚雖不敢比魏、真、吳、許諸儒。亦當時一最下小儒者也。讀其書。宗其道。不與之同爲一哭。昔之諸儒。若果有罪。則後之咎。今亦猶今之咎。昔可不懼哉。此規所以集而獻之。亦求免小儒之咎而已。豈敢有邀名喜事之心哉。大抵學校不可無此正教。此規不可以不集。若其中節目有未允當處。則惟大君子有同懼之心者是望。儻垂是正。爲千萬世幸。是禱。

再上當路書

愚竊以先儒子程子憂當世崇科舉而妨學校之正教於是立爲學制一篇請行於朝其法專欲隆正學而革俗弊甚爲子朱子之所取者也然自宋元以來皆未舉行豈天專有待於今日耶洪惟道運天開明良慶會伏觀敕學校書拳拳以主敬窮理修己爲首訓以口耳浮靡之習爲痛革正與程氏心教之法相表裏眞所謂大哉皇言者矣而宰衡諸公亦皆祇承德意又眞所謂明良幸會者矣其爲學校風教之幸何如哉雖然學校幸正其教如敕書之云矣而科舉未正其考而猶專於考文如是雖有正教不行也何也以所考與其所習異功也士旣以文辭而出身雖欲學校不務文辭不可得也故何不獻議於朝縱未暇純舉程制亦當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此朱子之說也乞於選舉考文之際又兼考其學行高下如程制之例然後定其中式蓋必以學行爲主而文詞但第其出身略見經業而已如此則所考不甚戾其所教士旣以學行而出身雖欲學校不務學行亦不可得也然則教之正又必本乎考之正然後正教之興行可見矣由是言之君天下而欲復古風者不可不痛革俗弊而欲革千餘載先儒所欲革而未能之俗弊不專在於學校而兼在於貢舉也明矣不可不嚴立正教而欲立千萬世先儒所欲立而未能之正教不專在於學校而兼在於貢舉也審矣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會經曰積豕之牙吉此之謂也天心有待於今日可謂待得所待者矣皇上敕之宰衡承之其所以正其教者至矣愚於天順己卯應詔上書闕下乞請補程朱心學以端國本激治源而正風化者亦是竊用此說然當時只專乎正教而不及兼乎正考是以難行也故今竊遵會通三條以獻儻可削正而請行之亦風教萬一之助狂妄罪深逃避無所

答蒙庵林雍行人書

蒙庵來書云。竊謂士君子之事業。固不止於一身。而亦不止於一家。極而至之。則又不止於國於天下。將有以及於後世而後已也。君子之心固如是也。然後世可及也。而於天下爲難。天下可平也。而國爲難。國可治也。而家爲難。家可齊也。而身爲難。身可修也。而此心之體用盡之爲尤難也。是故君子之患。必有至切而要者。於此能患而得之。則事業之廣。必有自然之感也。若夫組織末學。信乎無足以俾於身心。而反有足以害之也。聖賢之學。寥寥不作。擴而明之。以振俗學之陋。則於道學之功。豈小補哉。先生篤志勵行。卓然獨見乎此。且能表此進白諸朝。其閱學者未學。而欲致之高明。以敦俗化。良法美意。可謂至矣。顧所用心。出乎無似。譬猶螢度深更。鶴叫秋空者也。昔王仲淹詣闕獻策。朱文公雖有論之。然亦未嘗不原其用心之高。而美其有過於韓愈也。今茲盛舉。其有合於此也。雍弱質不立。昏惑顛倒。而且放逸不存。無足爲道。茲聞遠回。深爲欣慰。奈微軀纏疾。不便趨詣。負過負過。儻如不棄。肯賜一會。俾接高議。并叩心學。以資不逮。則爲至幸。謹修尺素。遠致微忱。伏乞以道自珍。益躋高明。不具。

僕承手教。焚香三復。悉矣。子之志廣大而深遠也。而其所以充乎是者。始終本末。不惟有其序。抑且有其要。高矣哉。子之學也。豈勝贊喜。僕竊怪今天下多儒矣。而京國又儒之淵藪也。予嘗歷遊而博訪焉。略有此意。惟太學師閻先生一人。然則求之以萬里。盡耳目之所及者。惟二人。信乎道學之難也。吁。振流俗之狂波。屹斯文之砥柱。今之世。舍先生復誰望哉。僕生穹壤。幼頗有志於學。然雞鳴而起。孳孳而爲。殊不知

所爲者止是利而已。多盜跖徒之事也。及旣悟而欲反之。無明師友開導。不知所向。旣而年漸貧。力漸弱。又多疾病。今譬如人立門外。雖小小窺見其戶庭。然竟未能由階而升堂。況望其能觀奧乎。恐其終爲門外漢而已矣。奈何奈何。吁。學無成而必欲異衆。宜爲世俗所大非笑也。爲所非笑。則是僕之所爲。又有助於俗學之甚者也。其得罪於聖門爲何如哉。僕爲此。恐思所以免咎。故向者不得已而建請。蓋欲因罪以圖功。庶幾不愧於蠶食天壤而讀書有用矣。過蒙悞愛。始終以王仲淹之事見喻。執論之堅。金石不渝。可見子之道也。僕從今永爲宗主。幸終教之哉。僕至闕下。先上書請見。其略曰。臣聞布衣求廷對。苟無圖富貴之心。而直欲言天下事。先儒許之以爲可尙。矧宋程頤氏。大儒也。爲布衣時。亦嘗不待朝廷招之問之。而自往上書。乞召對。有似於輕售其道者矣。然厥後朱熹氏序頤年譜。亦不以爲非而錄之。豈又非一道耶。今臣卑鄙至愚。固不敢擬跡先儒。然竊願學程朱萬一之學。實無圖富貴之心也。故亦竊效程氏故事焉。云云。自知此言。只是恐人以仲淹之事見論。放假程子爲地步。而先占之。文過飾非如此。殆益爲君子之不取也。雖然。竊有密論。朱子一人也。詣闕一事也。於仲淹則非之。於程子則是之。其論相反何也。蓋非之者。所以杜奔競之門也。是之者。所以開救世之志也。今若必以仲淹爲可戒。程子爲不可法。恐程子亦未可以盡非者也。況僕之詣闕。雖與彼同。而其所請。實與彼異。蓋仲淹之所請者。行己之道也。請行己之道。則是求售於朝廷也。近於私也。類於屈也。僕之所請者。行程朱之道也。請行程朱之道。只是勸說於朝廷也。出於公也。無所屈也。然則僕實一無學之庸夫。豈有道可輕售哉。向者爲見程朱所立學制。殆將爲

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憂世憫道之意。至痛切而深遠也。當時不幸爲權奸所制。沮尼不行。其志屈而不伸。其道塞而不通。歷宋而元。至於我朝。猶一日中閒。賢士大夫之學程朱者。豈盡不知。然竟無一人肯爲伸明之者。是其情遷延畏避。貪昧隱忍。僕觀一邑而知天下。觀一時而知百世。恐其同然此情者也。豈不痛哭流涕乎哉。僕書旣上。得旨。禮部看了來說。京師練事者多議曰。此旨已有七八分准言矣。而亦有相慶者矣。使此時當路者肯奉順而贊行之。大洗隋唐千載之陋習。則帝王之道大行於世。可必矣。能使斯道因一言而大行。則僕雖誅死。萬萬無恨心。豈能顧小小是非。而遂甘默然不言以死乎。吁。斯言也可與淵明醉時語。不可與俗人醒時道。自笑而已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而朱子曰。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不得已之故哉。鄙見如此。未知於道果能合否。敢不避而喋喋冒瀆以言。所謂幸終見教者在是也。至禱至禱。又過承垂念。而不及下顧爲說。夫公卿貴人。不下布衣久矣。不與布衣相問答。非一日矣。忽承華翰。豈勝欣戴。感荷感荷。而又曰。儻如不棄。肯與一會。俾叩心學以資不逮。吁。此何言也。心學正傳自程朱。後有其人。則見於書也。見於書。雖大儒如許文正。吳臨川。於此亦有所未究也。豈僕而能有是哉。抑以近者不待招而往。不待問而對。有愧於心。故以心學之說相戲耶。然詳其語意。旣曰不逮。則是旣已有之矣。但未逮其至耳。夫旣已有之而未及其至。請但因其所已能。充其所未逮而極之。則是也。亦何必以能問於不能耶。雖然。僕亦幸其無是也。若不幸而有是。則武王聖人也。天子也。欲觀丹書。齋戒三日。然後太公捧書而入。今子欲爲心學。乃坐召其師以叩之。向

使彼有是者不自重而輒應之。真所謂不待招而往而輕售之尤者也。吾子以爲何如。僕知此言必戲者也。但子以戲而來。僕亦以戲而往。君子以文墨相戲。其樂矣哉。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孔子曰。前言戲之耳。此之謂也。辰下大寒。伏乞珍調。以副後學儒宗之望。不具。

與林雍行人書

附呈書一通。蓋欲以奉達當路諸公。未知可否。望爲詳正。有不安處。卽增損塗竄示下。此亦爲斯文風教之事。願足下共之也。程子云。人生天地間。隱然一蠹。惟有綴書。差小補耳。思程朱傳註。至矣盡矣。後之有作者。殆不必更有補綴。惟此一舉而未舉。乃四書五經之玉鑰匙者也。必舉此然後程朱爲有實功於世。而經書皆有實用焉。故竊不自揆。而屑屑雖然。恐亦天意耶。不然。程朱歿三四百年矣。而僕不狂不醉。又非深知程朱之道者。乃突然而欲言。此冒犯盡士大夫之非笑且怒而不顧。此豈有一毫爲富貴功名之心哉。豈以當言而不言。而蹉過以死。則自今向去。遂又三四百年。無人肯爲天下言耶。然而如此者。故知其爲天意也。苟天意之所在。安敢遂已。非足下之賢。孰與言此。承許序文。冀卽示下。賜來香蕪。願愚何能受此。感激感激。何日而報。不具。

又

僕聞陳舉人言。足下在京師。未官時。已有歸去來之志。旣而果如其言。此豈非爲時事所感激。名義之未安。故至然耶。大丈夫明去就之義。殆宜如是也。今幸日月重光。海內稱慶。不家食吉。此其時也。轉此盛朝。

在一日之頃。士君子值此。何其幸會之甚哉。第未知何日戒程耳。謹此奉問。

又

別來不覺兩更新歲矣。其奈私心敬仰何。然所謂私者。亦以切慕言也。豈真偏於子耶。蓋以今程朱之言。無閒於天下然。口焉紙焉皆是也。未見趨戶庭。入堂奧。而身焉心焉之人也。此吾所以敬慕於子也。年來想存察功到。益純固而精邃矣。必有新見。當毋吝我告。至禱。

答門人翠渠周瑛書

理學名臣

翠渠來書云。孟冬漸寒。恭惟尊候多福爲慰。瑛旅食京師。林蒙庵不以瑛無狀。每勸進之。繼又會東廣陳獻章。獻章學吳康齋之門。蒙庵歸。必能道其事。瑛因獻章得鈔朱子語類書四十本。凡百四十卷。乃門人退錄其師之言。平生朱夫子教人本末盡在是矣。計工鈔寫。今冬此書可完。若於上面用功。當有見處。安得載之南歸。而與先生共讀之乎。蒙庵京邸與瑛對語。甚傾仰先生。是歸也。且有所圖於先生。足見爲友拳拳之意。相見有誨言。幸遠賜示。不備。

舊歲在榕城。附書想已達矣。回至家。得見手書之詳。故又有復。承論朱子語類。就上用功。當有所見。殆是也。然愚謂朱子之學。手著在經書集註。或問者。發明道理工夫。詳明精切。真所謂如日麗天。如水行地。誠能就上用功。熟讀精究。體而存之。勉而行之。謂此上無所見。未有也。若無爲己之心。不能如此用功。則雖熟讀語類。殆猶夫人也。觀大學或問。教人必欲先讀小學。大學語孟中庸。然後及他書。亦可見也。僕往夷

溪作弔。見庭綱守制嚴謹。若終始如一。可爲禮俗楷範。廷綱氣質剛方。想必有終。當共喜也。

### 與翠渠周瑛書

昨日令弟來自莆。已得進士實信矣。已共爲令堂慶矣。至如所以慶足下者。則今名位已見。定惟益修實學以充之耳。故又有語類之論焉。按朱子將易簧。拳拳以遺書囑勉齋黃氏者。必是語類書也。今足下得之。某豈勝欣幸。所謂用功於此。當有見處。殆是也。然竊意朱子平日精力。盡在四書中。而語類乃門人退錄其師之語也。足下攻四書以取科第。計用功於此。必大精熟矣。嘗已有所見否。愚意讀四書若已有所見。則當益有所見。若未有所見。則恐遂無所見矣。今讀語類。豈能復有加於四書之用功乎。大抵讀書貴乎善讀也。所謂善讀者。有爲己之心。又能居敬而窮理。使二者交相養。互相發。則是也。朱子曰。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尤不可不先乎大學。蓋大學之規模雖大。然而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必先熟此。定大規模。閒架在吾胸中。然後可讀他書以填補之也。豈足下別後。已看得大學極熟。自有一定規模。閒架在胸中矣乎。然則讀語類以填補之。使道理益充。周浹甚宜也。若其未然。恐當循序。若求所見。則在善讀也。蓋所見是覺悟自得事。立定規模。閒架然後填補之。是循序讀書之法也。雖然。朱子嘗釐正程氏遺書。而又序之。其略曰。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以是書而奉質。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自是尹公不敢復讀。又曰。夫二先生倡明道學。諸公從游者。皆天下之英才。宜其記錄親切不差。可以傳遠。而先生之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傳心。

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而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以是觀之。今朱子語類。既皆門人所退錄。則朱門諸賢。豈盡過於游楊呂謝諸公之學。而所得豈盡得朱子之心哉。然則讀語類之書。正當有所折衷。未可以爲無毫釐之差謬也。然欲折衷其言。不可不先得朱子之心。欲求朱子之心。豈有外於大學或問。所詳居敬窮理之工夫乎。而朱子於序後亦曰。誠能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先生之心可得。而疑信之傳可坐判矣。然則朱子所以序遺書者。正所以爲後人序語類也乎。其丁寧而開示者。不可以一律而觀之哉。以足下篤好是書。故僕復推是說。固所可勸德。然亦未必非朱子之意也。幸詳之。新進士皆得一省親。則僕得覩是書有日矣。先乞回示。必有至教。縷縷煩瀆。敬如初。

又

僕自江西回至福城。見小兒濫竽科舉。因留數日觀之。又見有士子名曰衝場者。似甚可笑。亦可哭。然亦皆所自取。何怪乎上司哉。大抵衣冠之辱甚矣。禮義廉恥。掃地盡矣。僕所上正風教事。承足下言。史館已纂修入史。又恨其所修太略。恐後世觀者。不得其綱要首尾。亦終於無用。此可見足下有心哉。然足下用心。諒亦爲國家風教重。不專爲僕也。聞足下近在京設教。頗得意。必有受教者。可喜。刑部公聲價甚美。吾屬有光。吳繹思嘗面言。彭公已陞參議矣。但未知其何處。旣而詢問人。多曰不知。恐虛傳耶。陳參政來衛。嘗問及僕。衛官答以不在家。遂已疑是足下與彭二公之意也。彭公寄所親書。書尾亦嘗齒及僕。草萊無

用何足沾汗也。草草不備。

瑛在京寄與李道位書。未有云。陳先生往年上上書。今已收入史書。嘗央翰林一二知己。親往檢閱。大抵緊關處。忽略甚多。而先生不爲干祿之心。則已白矣。

又

僕今年在城訓蒙。然多不合時好。蓋彼所欲學者。僕則無有也。僕僅有一二欲教之者。彼皆不欲受也。奈何。僕計明年若未死。將又欲遠游。蓋庶幾遇同志而死瞑目也。

答恥齋周軫舉人書

恥齋來書云。軫於先生異趣也。未識也。然久瞻顏範。山斗之私。未嘗不倦倦也。先生生於今。學於古。不乘俗陸沈。動以古人爲師。是誠所謂豪傑之士也。其緒餘土苴。見諸論著字畫。軫因族叔瑛。獲見聞一二。亦足以見庖丁之進於技者。有自來矣。莆科舉文字之學。方今大盛。或者以爲未歟。蓋多而鮮精故也。古人謂文必深於道者能之。豈虛言哉。軫不能脫俗學。竊意當搜剔聖賢微言緒論。而紬繹之。庶幾韓子倒學者。然亦未之能也。豈不深愧先生乎。慕先生而不獲一識。恐終負此心。今因族叔環行。敢布此區區。先生其或有以教軫乎。吳草廬文集四部。敬致左右。幸希留覽。漸熱。惟爲道自愛。

色笑未相及。而手書見與。其爲喜幸何如。但謙己善善。多有過實。令人深愧。詳書意。有慨然敦古崇道之心。孟子所謂豪傑猶興者。殆子乎。僕嘗遊萬里。達京師。在處輒詢訪此人。良不可得。不意近在吾閩中。甚

喜甚喜。恨不得一見也。所謂欲搜剔聖賢微言緒論而紬繹之。以庶幾深乎道。殆是也。蓋搜繹亦窮理之事。大學之要。莫先於窮理。豈不信然。然以程朱之學揆之。要必先求其所以能紬繹之者。以爲之本。然後可也。若無其本。則雖欲勉強以紬繹之。亦不可得也。蓋義理之聚於物。猶蠶絲之聚於繭。至精深微密者也。今欲紬繹之。於繭絲爲易。蓋引其緒以出於外者也。於物理爲難。實遊其心以入於內者也。故苟非先養此心。使有剛銳精明純一之氣。則安能入其微。步其精。以詣其極。隨其表裏精麤之處。無不到。而脫然盡得其妙於吾胸中乎。妙有不盡得。則雖曰紬繹。猶未紬繹也。如一物有十分道理。已繹到八九分。只一二分繹不得。此一二分。正其所謂精妙者也。精妙者。旣不能繹。則其所繹者。八九分。皆其麤者耳。得其麤。昧其精。雖謂之全未紬繹。亦可也。且但一物不能繹。譬如印版。印出一張模糊。則張張皆模糊。心麤之病。何以異此。此必然之理也。苟如此。而欲望深於道。殆難矣。矧道不惟精深。實且廣大。蓋合衆精深而爲一廣大者也。故旣不能析之極其精。則必不能合之盡其大。所謂物有未格。則知有未至者。此也。然所以合之者。又須此心先有廣大之量。然後能之也。故先儒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所謂敬者。豈非涵養此心。使動而窮夫理。則有剛銳精明純一之氣。靜而合乎理。又有廣大之量者乎。凡此皆有真實工夫。做到至處。所謂聖學也。程朱之學。入道有門。進道有階。升堂觀奧。皆有明轍。惟此最爲要法。誠不可不先講而力求者也。盛論所謂未能脫俗學者。豈非指舉業而言耶。則程朱何嘗不科舉。亦以其所學居敬窮理而得者。以應試而已。苟前定黃甲有分。亦自然進士出身。所

貴者不爲所累而已也。大抵窮通得失皆天。而道在我。惟君子信之。故以天從道。則旣得乎道。而亦未必不得夫天。衆人惑之。故以道逐天。則旣失乎道。而亦未必盡得乎天。夫學一也。豈有道俗之分。所以分者。在乎心而已矣。故志乎義則道心也。志乎利則俗心也。以道心而爲俗學。則俗學卽道學。以利心而爲道學。則道學卽俗學。只在義利之閒而已矣。五經四書。豈有異文而讀者哉。惟在朝廷則不然。朝廷風化攸繫。故以道學鼓天下。則天下皆道學。而義風盛。以俗學鼓天下。則天下皆俗學。而利心熾。此程朱所以皆欲朝廷革俗習而崇義風。有以也。若君子自學。苟立志有定。則無不可者也。何俗爲。又所謂倒學者。韓子天資高朗。故能由文以近道。實未深於道者也。深於道。乃韓子所自許。非先儒許之也。無道學工夫。今不可以取法。不欲求道則已。苟欲求道。須學程朱。而舉業亦未嘗外者也。僕早年有志於是。然昏弱也。又不幸嘗多疾病。不能精下。致知工夫。苟聊性命而已。故無成功。負父師之教。罪不能免。又子姪輩皆無志。無可與言者。前人相傳。至僕而泯。良可悲痛。忽得來書。而喜何啻逃虛空者之見親戚。故感激覆書。言多急迫。勉強出答。非所問。亦悲痛之激使然也。望憐其情。恕其狂。而玩其言。若萬一有取。亦學功之一助。或有可疑處。則乞再見教。萬幸萬幸。令族叔梁石弱冠時。亦有此志。嘗自奮曰。安知二帝三王之道。不重興於海隅乎。今聞翰林鄭檢討。亦有此志。如梁石之初。可喜。亦恨未見。承惠吳草廬文集未到。想必奇書。深謝深謝。愧無奉報也。奈何奈何。



# 陳剩夫先生集卷之三

書

覆憲副何喬新書

承諭看皇極內篇極荷盛意。然退而遵命。孜孜朝夕。深慚愚昧而無所得也。因憶前至京。侍郎尹公一見。首以有溫泉無寒火之說見問。是欲愚讀皇極書也。然讀之。其爲慚亦然。皆無所自得也。雖然。竊亦有鄙見焉。請并陳之。二程先生倡明道學。繼孔孟之緒。於此經世書。似宜熟玩也。乃似未嘗一著其眼。入其意。康節欲傳以是學。又不肯受。曰。某那得工夫。蓋皆不甚把當事也。竊意皇極內篇。殆亦猶是。雖西山真氏嘗稱其書與三聖之易同功。要之不出乎康節之門戶也。但有法加一倍。數本中起之異而已。其實皆數學也。使程子九京可作。未必不與經世書而同視也。又九峯之學。似未得爲溘者也。只觀其自序。乃以窮神知化。與獨立物表者而並言。亦可見矣。則其著而爲書。豈能盡粹哉。以未盡粹之書。而謂其同功三聖之易。殆過許矣。愚由是知程子必不右是書也。或曰。程子之所專用功者何如。曰。今之學者。皆言居敬多。只是汎汎焉。若存若亡。而無主一無適之確。則是未嘗居程子之敬也。皆言窮理。亦只是汎汎焉。務讀多書。而無卽事窮理之精。則是未嘗窮程子之理也。不入其門。安得覩其堂奧。未噬其齋。安得味其精髓。程子之尊德性也。必真能致廣大。極高明。而極乎道體之大。足以爲窮理之本。道問學也。必真能盡精微。道

中庸而盡乎道體之細。足以爲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凡其所以爲功者。始終本末。皆必如是。而無一之敢苟。故曰某那得工夫。豈不信乎。諒尹公必學程子也。而又有餘功。精及康節。亦甚難能哉。如愚輩亦願學程子也。而於此工夫。蓋千百未及乎一二。竊謂此類書雖所當讀。尤未宜讀耶。程子曰。須二十年工夫。然則不惟不暇讀。實亦未遽得其受用也。故不如且專學程子。雖朱子亦學程子者也。其入道有門。進道有階。升堂而覩奧。步步隨其所至。據其所得。皆有可樂受用之實。此其爲程朱之學也。若物之表。果有一箇可獨立者。則是莊列之空虛者。康節所謂老子得易之體者。正亦謂此。是皆於大體上見有未瑩。故喜道此語也。使於體用一源顯微無閒之旨。見得透徹。必不肯道此語也。大抵此等書。以聖門觀之。有之似無所大補。無之似無所大闕。但可備一家之書而已焉。又豈有文王周公孔子。但能知易之象。而不能知範之數。必待於今人之補耶。以愚觀之。不但易經吉凶悔吝之占。已自足爲世用。恐其又皆必有微意也。蓋疇數之精者。只宜以授武王。所謂聖愈聖。賢愈賢也。使桀紂得之。則其奸益神。雖湯武亦無如之何矣。可不懼哉。此聖賢所以皆不傳數學也。如蓍之筮。龜之卜。皆上古之法。惟龜則曰僭吉。是以聖賢亦不傳焉。皆有微意也。鄙見如斯。未知是否。以高明辱垂清顧。故不避而冒言之。伏望鑒別得夫。恕其狂妄。進而教之。幸甚。又如大學西銘等書。愚讀之數十年。至今猶似未熟。非虛語也。高明如以爲然。乞亦轉示內翰張廷祥先生。

寄從吾彭韶主事書名臣

足下與履信書。未附陳生一人。誰也。履信意以僕當之。想其非是。蓋僕猥戇寒賤。於時無取。雖叨誦數行書。而學術迂僻。不合。又不可諫。蓋誠迷於是而樂之。雖欲悔而改之。有所不能。以是爲時賢君子所共厭。所以厭之而嗤之者。豈盡不出於公論耶。殆非也。今足下居數百里。色笑未相及。一旦於羣訶之餘。獨能假以一念之寵。何耶。蓋真亦喜於是。有同僕心。異於時賢君子之道。如履信之所云。故然耶。向聞履信之云久矣。今又證以盛念。咸出誠實。則僕當一日粥廬爲資。不遠千里。而惟吾子之歸。喜哉喜哉。吳雄齋行。姑此瀆問。未承專墨。不敢底盡。而於起居頌德禱禱之道。亦皆簡之。尙容別副。

布衣當上書時。彭韶言於大學士李賢曰。近聞有不遠萬里而詣京師。以陳天下事者。書再上而不得見。吾君事甚要而不得行。斯時未審公得聞之否。或聞之而不加之意否。其人雖乃一布衣之士。其事實欲復三代之風。故其言皆曰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振風教。此等大關鍵也。則其所繫於天下。不爲不重矣。何乃上不得見於吾君。下不得引手於吾相乎。夫以一布衣敢言天下事。苟非學之有得。蘊之有素。知之明而不貳。見之精而不歧。則不敢言也。抑非以世之可爲道之可行。足以輔當世之政。足以翼今日之教。則不肯言也。使爲布衣者。得面對於廷。而罄所言。展所蘊。以見用於時。則今日之風教。豈但爲今日之風教哉。公其言之可也。李賢侍英宗皇帝。看先生心圖。問曰。這圓圖怎麼說。賢答曰。這心圖。自古帝王聖賢家。心都是如此。這心圖。自古帝王聖賢家。心都是如此。

### 又與彭韶主事書

不幸凶變。太宜人奄棄榮養。諒惟孝心純篤。其爲哀毀。曷克勝堪。大恐逾常矣。聖人中制。伏乞勉從。至祝。僕渴趨一拜。奈未及何也。向歲妄意至京。過承臆遇。至今感歎。以爲大非笑中。乃有足下也。啣啣大熱。寶重不宣。

覆陳白沙獻章書

理學名臣

白沙來書云。僕自北京與梁石輩游處。見語盛德。每惜不得一面。去秋經過洪都。訪張內翰廷祥。因留宿。語先生所以告內翰者。某才一二聞之。又恨不能詳也。今忽拜承手書。許以枉顧。良用慰沃。顧僕年少。何敢屈先生遠來。開春擬攜一二同志。東游羅浮。歷惠潮達閩。訪武彜故址。尋有道者之廬。而請問焉。先生儻未他出。僕更不牽制餘意。但老母羸康。賤軀無疾。決不負此游也。書旣稱舊歲連得周進士書。而先生之間。乃爾。豈無一語及僕平生出處志願耶。僭瀆不罪。

承來書。欲游武彜。適合鄙願。蓋亦每有念於一往也。若得陪侍。豈勝懽慰。幸庶幾晨夕。必得商量平生事也。謹此頤俟。草草不具。

白沙再來書云。穹壤百年。極欠一會。某自春來得厥疾。一臥至今。武彜之游。遂成虛語。比者奉手教。慨血肉之爲累。念歲時之將窮。引領南閩。魂爽飛去。是以不能默默。托於呻吟。而廢裁答。用布匪石之忱。於左右也。不具。

與東白張元禎編修書

理學名臣

承李僉憲惠周易折衷一部。至舟閱之。乃宋趙采所述者也。不知趙采是何等人。乃敢妄謬如此。獲罪於程朱二先生處。不可盡數。一言以蔽之。可謂小人而無忌憚之甚者也。又有某人爲序之。某人爲校正之。某等樂爲刊行之。若干人者。皆當世名人。皆讀程朱之書者。可哀也夫。又其版至今猶存。未有毀之者。重可哀也。愚意速將此版。付之烈火。毋令後人再見。雖則爲程朱護道。其所以爲趙采掩惡之意亦大矣。足下以爲如何。試取其書詳之。

答吳繹思太守問論語書

吳太守問書云。生每讀論語。至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未嘗不掩卷深思。當時聖人行道濟時之心。果何寓於擊磬。彼荷蕢者聞而知之。固亦非常人矣。後世不知荷蕢者之心。又安能知聖人擊磬之心。彼磬。樂器也。擊之與否。所係甚大。願聞其旨何如。直書於簡末。示教幸。

聞聖人擊磬之聲。而能知其心要。須非常人然後能也。但磬樂器。擊之亦以適趣而已。若曰所係甚大。恐未也。如琴瑟鼓之。亦以陶情而已。惟知音者聞之。能知其心耳。恐皆無大所係也。大抵此章之旨。重在末二句。不重在是。亦非是欲後世必先知荷蕢之心。然後能知聖人之心也。

與夏指揮書

舊歲生在玉州。每聞人在城中來。輒謹詢問。既而聞有恩詔。某先爲侯贊喜。以爲吉人宜有是也。前承賜

贈華詩一首。海城士子至今珍誦。某每亦擬和。竟不能成。然亦不敢遂已。方欲勉和之也。記在開元時。過承軒騎枉顧。某走迎。仰告曰。某小生不敢瀆拜。越明日趨單府謝。不遇。因設兩拜去。自以爲合禮。然而士君子至今有非笑者。按禮玉藻云云。註曰。士於大夫貴賤有閒。若大夫詣士。士不敢拜而迎也。恐其答禮也。士若見於大夫。則先拜於門外。然後進面。若大夫出而答其拜。則走避之。今侯擬尊。則古大夫之列也。僕雖非士。而侯實以士視之也。則先王既有定禮。幸讀而知之。豈可復犯乎。愚意漳爲禮義之邦。尊卑相見。必宜各守其禮。方爲合道。不然。動輒先拜。而攀尊者之下。答以爲常禮。失爲士之分矣。此蓋讀記不熟而誤耶。記曰。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實皆謂大夫敬士。則先拜士。非謂士敬大夫。則先拜大夫也。大抵大夫於士。以先拜爲尊。必如此方爲尊卑各合禮令之宜。不然。皆非禮也。豈可苟哉。草草瀆尊。不盡惶怖。尙多有論。容他日面盡之。不宣。

上唐先生書

某竊聞陰符經參同契二書。朱子及蔡西山晚年極注意其閒。既又爲之釐正箋解。又序陰符曰。陰符經三百言。非深於道者不能作也。大要以至無爲宗。言天地人物皆自無而生。有人能自有以返無。則造化在我矣。抑程子邵子亦皆有取其書以爲純而無雜。此皆冊載之言。必不我欺也。雖朱子感興詩中有但恐逆天理之言。然以某觀之。聖賢之意。必各有在也。今人才見是書。輒以異端見。卻而遂不之考焉。恐非先正箋註之意也。先生春秋高矣。某得再見顏色。退而憂憫不已。且不覺歎曰。三年不奉見。不意吾師老

甚而至此也。及昨日聞函丈自思之病。某乃悟。以爲函丈姿容神采。所以大異昔日者。皆見奪於多思故也。某維之。雖書有言。思曰睿。睿作聖。而周子亦言思者。聖功之本。吉凶之機。然此乃新學者事。函丈年躋七袞。乃從心不踰矩之時矣。又奚庸思哉。且新學者。神強氣壯。愈思則愈有得。老人神氣耗弱。縱思而得之。亦非自然之樂也。故孔子曰。血氣旣衰。戒之在得。此之謂也。且孔子晚年嘗歎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而先儒謂其無復有行道之志也。竊謂函丈正孔子致歎之時。亦必無復留意於天下事矣。若陰符參同此等書。似宜觀也。某願函丈取其書。姑置異端之惡。而以平意觀之。若果有理而可行焉。則不惟慰某仰望之心。抑且慰新學後進之欲。求道者無窮之望也。然亦冀其引年壯氣而已。非所謂長生不死也。某意如此。故輒言之。不知函丈以爲何如。

與翁均質書

聞吾子家與蕭公。近日相訾辱。至矣盡矣。古人云。斯文一家。其可自辱如是乎。今世俗正窺視我輩罅隙。而欲譏議之。乃蕭牆之內。自相戈戟。如此甚不宜也。且蕭公得罪於吾子。比之當時棄絕於某。其輕重如何比也。某豈不知。怒者顧以鴻江斯文者少。幸有我輩二三人者在而已。故惴惴含忍。酒恐不免。此亦吾子所素知者也。以某之偏躁。當時尙能忍之。今子之德量。殆過於某。乃不顧斯文之重。遂發之怒。至此乎。古人云。先國家而後私讎。今我與子同志。先斯文而後私怨。仁人之心。固如此也。今秦人有辱於我輩。我輩尙共怒之。況我輩自辱於我輩。何心也。且讀書人所貴者。以能動心忍性耳。今旣不然。則與俗人何

異。且蕭果大過矣。吾子亦當聞衆共攻之。未可私下行罰也。且某與衆友。實共推蕭公爲斯文之長。譬猶楚侯共立楚孫心也。今吾子以私辱之。不猶項羽以私怨而弑之乎。我輩置心何地也。自今伊始。庶幾改之可也。不然。當誓衆以共誅楚國弑孫心者。嗚呼。天地神明。共鑒此心。某等別致書共罰蕭公過大。外謹先奉此儻蒙賜察。乞書示下。某當趨拜。先爲斯文賀。然後負荆請責直言之罪。

與龔允望書

昔承教有朱子成書將見借。今人便冀遂付之來。又聞有通鑑綱目爲卷帙不全。然猶渴得一觀。若皆可見。則某不惟珍重而敬閱之。抑且知感益深也。

又

卽日早。某得見朱子成書綱目。心眼增明。然檢閱閒。恍思謙遜已逝。不覺淒然泣下。吁。某與謙遜辱嘗相友善。豈意其獨不幸而死于不弔焉。則爲之友者。安得無罪。蓋失於不知預相正也。某於去年此際。雖嘗哭之哀。今年此日。又雖淒然而泣。然亦何益於死者之所爲也。以此知君子之交。不可不深也。蓋交不深。則相知淺。相知淺。則必不知所以互相規正也。豈徒無益。而於不測處。或各相悞其名節焉。非先生其孰可與道此意也。無今猶幸得見謙遜遺物者。又承乃叔父氏辱知而見賜借也。豈勝悲哉喜哉。某閱書有感。故迫言其事。以自警。且以敬復焉。前日嘗於山平蔡家。借得綱目二冊。凡八卷。正是付來綱目首段。其卷次甚相聯合。然來本於中段。雖未檢而試之。末段實已欠數卷也。抑聞起居少不佳。是否方喜康裕。不

意又然幸調護。

與蔡先生書

拙論二篇本不可以上穢明眼。然有疾者不可以不求醫。幸先生削正之也。前聞有綱目通鑑數帙。不知今猶在否。某敢借來整訂觀閱。必有大進益。則豈敢忘恩也。

與給事潘榮書

皇帝再臨天下。則皇太子復正位東宮矣。僕雖草萊布衣。亦躍爲天下大慶也。然亦爲足下慶焉。何也。向者無故而廢立。惟足下忠憤內激。誓歸一見父母而去。輒欲爲太子死官。衆人亦以此信足下也。不幸遘丁艱而未起復耳。僕作挽令先君詩。有曰九京若見宣皇考。應問令郎起復時。微意亦指此。蓋所以獎明足下之志也。今幸日月晦而自明。天地重開。臣民胥慶。明日足下趨朝。獲睹舊日龍顏。雖大功非出己手。然其志有素。可謂無慚矣。從今伊始。身爲聖朝之侍從。心免死諍之苦責。雖有所當言者。亦不過責難陳善。獻可替否。以措天下於雍熙矣。則足下之爲慶何如哉。僕迂言太類如此。然非爲佞也。道其實也。足下回京有日。攜此而往。亦壯矣哉。僕近有書。上揮使夏公。亦大略自敘行禮一節。足下閒暇時。幸取一觀。亦足以知其行之有由。又必有可否之論。幸以賜教。僕自恃布衣之賤。故敢狂率。多失謹慎。然自古王公亦多容之也。

與丘宗道書

未審清幹其事又何如也。聞曾陳謁太守，限八月初交完。若果然，幸甚幸甚。然信義之交，不謂善始否終。乃如是也。末世滋僞，豈勝惜哉。某自不見老兄，其病益增劇。奈諸友顧盼，今復小瘥，雖尪弱不支，然死則又未也。伏望不在介懷，專志了事，疾歸同修故業，迷途未遠，堯舜之路，尙可歸也。

寓莆陽與林孟和進士書

列位獎許之過，愧赧奈何。聞岳知府高於書法，僕欲拙寫數幅送觀，聽其議論，蓋欲以行路旅客自處也。今足下既說破姓名，又諒必有過稱道處矣。如何可復往哉。足下必信此意也。聞周梁石、道鄭內翰頗詳，可喜。僕尤願見者。今盛意欲同往訪極感。況足下又有事乎。所賜謹以祇受，惶恐惶恐。

雜著

無真儒辯

真儒之說，僕不敢知也。而以程子千載無真儒之說推之，則自周末歷漢唐以至於宋，中間實千餘年。雖有醇如董仲舒，雄如韓退之之徒，亦不得有此名也。是蓋真元合五緯聚閒氣所鍾，千百載而僅一出。仲尼、孟軻之後，必如程明道、伊川、朱晦翁者，可以爲真儒矣。或者謂僕嘗鄙漳無真儒，僕答之曰：譬如神龍焉，盡四海之所稀有者也。今以四海之所稀有者，而必求之一瀟，及不可得，則鄙之曰：此瀟亦無神龍矣。此豈是言乎。如真儒盡天下之所稀有者也。今以天下之所稀有者，而求之一郡，及不可得，則陋之曰：此郡亦無真儒矣。又豈是言乎。夫漳固爲文獻之地，賢才盛出，然而儒於其閒者，如董仲舒之醇，韓退之之

雄則可有之矣。若曰程明道、伊川、朱晦翁者，愚以程子之言律之，雖盡一時之天下，而稀其人，亦不爲過。而況一郡乎？僕雖至愚無識，然決不敢以是之重望而責夫人也。然則此言安出？僕以不自量，爲朋友所拉，訓蒙於漳，因講大學序有俗儒之論，遂爲忌者所附會而成此語。蓋欲假此以爲巨網而反撲之，俾漳之名公巨儒盡怒於僕耶？然怒者自怒，必有不怒之者。僕何慄焉？以僕計之，不怒者惟足下及諸公數人焉。其餘則皆怒也。然而今必辯於先生者，蓋有望焉。庶幾遇其人，其肯止其怒否也？嗤以布衣之下賤，尙切切畏人怒，殆無爲足下及諸公之所鄙矣乎？奈何奈何。

### 執古辯

儒生有行古禮者，大爲世儒所譏毀。及示之以禮經之文，則漫然不較理之是非。但以汎言來曰：執古貴乎通今，執古而不通今，猶執一也。故予亦以汎言往曰：公之言是也。然所謂古者，卽先王之制，著於禮經者是也。所謂今者，何禮也？豈非流俗之弊習與性成者乎？夫莫大乎親喪也，姑以喪禮言之。古者以不飲酒、食肉爲禮。如執古則不能以通今，通今則非所謂執古。豈一人真有兩箇口，其一則執古，又其一則通今乎？抑只是一箇口，但遇酒食則通今，及醉飽之後，則執古。斯謂可貴乎？夫善通今者，莫若阮籍。然而何曾折之曰：卿敗俗之人，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則不以此爲貴明矣。愚意古禮用意，着力執之，猶不能及。多得罪於先王，況今乃以執古爲非，以通今爲是，則其傷禮敗俗，宜無不至。又豈可勝言乎？吁！孔子執古拜君而從下，猶爲時之所譏。孟子行古禮，尙爲王驩所怒。況某以區區而欲執古，孔孟之禮，其爲所譏。

毀宜也。然則寧百見毀於世俗，不可一得罪於先王。

元正字說

吾鴻江亦朱子過化之地。故其士習猶知尙禮。吾友蔡孔昭氏將冠其長子。良以禮也。而戒賓於予。以予初未嘗禮冠也。永文歐爲贊。以歐亦知禮者也。前期以元正爲字。而謀其說於予。予不得其義。旣而日得之。書云。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良善也。本之立於己也。貞正也。效之著於人也。本立而效著。聖人之道備矣。或謂此君天下者之道。豈學者所可汎擬。予曰。是固然矣。然道之所在。無推不可。諸侯能元良。則一國以正矣。卿大夫能元良。則一家以正矣。士庶人能元良。則一身以正矣。如或之論。則凡書之所陳。類皆帝王之道。學者皆無用而可以不必讀矣。奚可哉。元正勉諸。能知體此良以立身。正以及物。本立而效著。則吾以子爲成人之道。不止於巍冠美稱而已也。勉諸。

自題九骨扇

一生二而二生四。四分爲八。一者本也。八者末乎。闔闢無窮。動靜不輟。闢而動。風月無邊。闔而靜。天機未輒。然則天地之機。旣在我手。萬物之微。其能奪乎。

自書草堂

須就念頭把住。餓死伯夷齊清。

題玉堂賞花集後

僕觀玉堂賞花集。知諸公之尊榮貴寵。皆出於天命定數。固非人力之所能及矣。然周公之道。其益衰矣乎。昔周公相周。承文武聖治之後。天下可謂無事矣。猶且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以勤相職。今士習之不正。民風之不淳。皇上復位之初。拳拳以此爲問。見於丁丑科策制者。昭昭矣。諸閣老公。豈盡不知耶。則今之天下。不逮周公之世遠矣。設使周公生今之時。作今之相。不惟三吐三握以數之。必將併食與沐。皆不及矣。何暇於賞花乎哉。又況玉堂非賞花之所。不惟無益而實有害也。何也。閣老君之師相也。爲師相者。既自以賞花爲樂。何怪乎所輔相者。不求名花珍禽異獸以爲樂。是師相教之也。何以嚴憚以成君德哉。既詠爲詩。又繪爲圖。又梓行以誇耀天下。謂之玉堂賞花盛事。吁。未矣。周公所不暇爲者也。或曰。今欲正士習。淳民風。勤周公之政。其道何先。曰。布衣所上程朱正學纂要書是也。一立明師。二補正學。三輔太子。四隆君德。五振風教。凡此五目。舉而行之。夫豈難哉。玉堂諸公。方賞花觴酒賦詩。故辭之也。雖然。諸公笑布衣爲迂儒。布衣亦恐人笑諸公爲俗相。誰是誰非。孰緩孰急。百世之下。必有能辨之者。故題。

題內翰鄭廷綱隨侍行樂圖

美哉衣冠之盛也。子以餘慶而賢。父以推恩而貴。甚宜也。廷綱著爲此圖。朝夕自觀。若曰。固父祖之慶也。聖主之恩也。顧吾身何以允稱乎此。而無負乎此耶。於是惴惴焉益加敬勉。靜焉而涵養致知。動焉而慎獨誠意。使交養互發之機。自不得已。則美在其中。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然則因外美而益充內美。發而爲至美。孰曰此圖之作。無益而徒然乎哉。或曰。不去玉堂圖報稱。而來泉石侍行樂。固爲虛負矣。

安在其爲至美。予曰：吁！是別有一種道理，非汝所能知者也。廷綱曰：請書以觀。

題余經魁詩卷後

尙器余君之易學，或稱其遠，有傳授於周孟中先生，故能深得乎至精至變至神之妙。殆是也。是以能領鄉薦，能魁八閩之多士。然十七八年時，我嘗告尙器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二者，學易之要也。以始學言之，存心致知之道，亦在乎是。此朱子之說也。蓋主敬卽存心，擇義卽致知。道體極乎大也，非存心則無以極其大；道體極其微也，非致知則無以盡其微。靜而不能極，夫道之大，動而不能擇，乎道之微。則雖曰學易，亦買櫝還珠而已矣。何有於至精至變至神哉？予爲此言時，尙器亦孜孜焉傾聽而樂聞。蓋有志於是學者也。今果能如是，寧不大喜慰哉！將行試春官，對揚大廷，居致澤之位，盛德大業，亦進是以爲之也。然而學功無窮，我猶欲尙器於推行周先生至精至變至神之餘，而主敬擇義之功，猶未可忘者。蓋君子之學，欲其足踏實地，務實功，不徒耀乎虛文，則可貴也。尙器勉諸！幸勿以布衣之言爲迂鄙而忽焉。林蒙泉先生亦尙實者也。舉人林志完君、邦儀君，又嘗聞此言而有志焉者。今君至京，試以質之，必有然予言者。

題杭邑唐守愚挽詩卷後

予訪師問道，歸自江西，不得所願，心常悒悒不樂。惟思今秋當科舉，至閩省，得復一見吾郭逢源、孔用常、唐守愚等，與之一相語，故舊爲可喜也。舟至半溪，見閩省一人，嘗問之曰：汀州府應試秀才皆已至乎？曰：

然予喜至岸。遇汀州府人在省來者。問之曰。上杭縣應試秀才已至乎。曰。然。予又喜。見上杭人在省者。輒問之曰。郭某、孔某、唐某俱來科舉乎。曰。然。予始大喜。得遂共樂也。予入城未定館。先訪諸君。初見用常。次見逢源。守愚與逢源聞予聲。即趨出拜泥中。蓋其喜甚。不自覺其地之泥也。是守愚愛我。亦由我之愛守愚。其情一也。明日逢源用常張某皆來下顧。惟守愚不來。逢源曰。唐有疾。弗能起視。某爲敍之。予心兀然。往視之。憂詢之曰。已謀某醫士。看用某藥矣。予去。明早眠未起。聞門外有人語。聽之。乃郭與孔之聲也。予大驚曰。天乎。二君早來。必有大故也。即披衣趨出。曰。天乎。二君早來。吾心墜地矣。奈何奈何。二君含淚言。予失聲。但撫胸跳足。一邊言整理喪具。是日晚。予偕諸公哭送至西禪僧寺寄停。又哭盡哀而拜。嗚呼。守愚若見我之盡哀而拜。其幽冥間亦必盡哀哭拜我乎。守愚生前以道視我而愛敬我。生與死其心豈異乎哉。雖然。我所以哭守愚者。亦豈私情乎哉。以守愚之聰穎樂善。其學而至於道也。豈易量哉。嗚呼。揮淚書此於諸公挽詩之後。

### 告朱文公新像文

後學生布衣陳真晟。敢昭告於晦庵朱先生遺像。竊以古祠重建。新像既成。則此退閒舊像。宜築別祠以崇奉之。鴻江自衛侯以下。儒生學子。皆有崇奉之誠。今命某專來恭請。伏望遺像之靈。捨此從彼。永享萬年之祀禮也。謹告。

### 漳平縣學新立聖像告文

竊惟夫子之道。一本而萬殊。夫子之貌。一實而萬分。所謂際天所覆。極地所載。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豈不宜哉。今漳平又添一貌矣。雖然。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不惟夫子中和真像。而涵養進德修業。尤尊夫子聖學之正教。既得其像。尤尊其道。則夫子在天之靈。其少慰乎哉。幸此深山士子。愆心未動。良心未喪。未有功名利祿。搖動其心。未有記誦詞章。破壞其體。大可教也。願在天之靈。陰誘默相。俾大有成。他日出學而仕世。皆顏生王佐之才。足以成伊周之事業。則天下之學校。皆正教之學校也。其皆有賴於聖靈乎。嗚呼。至禱也。惟茲縣治新設。學校新建。聖像既成。禮宜釋奠。

# 陳剩夫先生集卷之四

## 附錄

### 理學名臣言行錄

穹壤百年極欠一會。某自春來得厥疾。一臥至今。武夷之游。遂成虛語。比者奉手教。慨血肉之爲累。念歲時之將窮。引領南閩。魂爽飛去。是以不能默默。託於呻吟而廢裁答。用布匪石之忱於左右也。陳獻章書

予友章德懋。議論頗有源委。似負經濟之略。布衣陳剩夫。閩中高士也。似此二人者。俯而詢之。未必無分毫之助也。仕者爲通。隱者爲高。皆非中庸之道。視道之行否何如耳。行藏欲合時。請看牀頭易。敢爲執事誦之。雅倫與張都憲書

閩中陳剩夫者。先生所知。不幸去年秋閒死矣。其人雖未面。然嘗聽聞其學術。專一教人靜坐。此尋向上人也。可惜可惜。此學寥寥。世閒無人整頓得起。士習日見頹靡。殊可憂也。陳獻章與胡僉事書

比者婁克貞教諭亦有書來。僕旣未接其人。不可遽有往復。內翰儻以愚言爲有益。擇其中一二可者示之。否則置之。陳布衣竟不及面而卒。當此衰否之極。又失此人。可歎可歎。陳獻章與張元禎書

棲遲海濱。水月自娛。獨學無師。每歎索居。端默沈潛。慕回如愚。持守有餘。和靖之徒。嘗法龍門。詣闕上書。大字古體。莊重安舒。心箴屢揭。示我室廬。楊廉撰贊

布衣陳先生行實

介軒陳瓊譏

先生生而秀異。資稟純明。大本端正。出異端而歸正學。絕流俗而復古風。皆出其天性焉。八歲失怙。十有二歲失恃。凡所養所教而底於有成者。皆其伯氏之功。方十歲。卽悟異端之非。蓋泉人多習於老氏之學。先生與兄執儒書。就師講解。至攻乎異端章。師曰。卽今佛老氏。皆異端也。先生遂愧悟。由是厭老氏之學。而思欲以出之。自後妖妄之說。不入於耳。一日疾。灸不自知。巫者投之以符。先生強瞠曰。死生有命。卻之。十有二歲。母疾。先生躬煮粥藥。三月有餘而不怠。嘗忤母意。怒。寢不食。先生懼。泣言慰解之。每出侍。長者賜以美羹。心思其母。卽乾其汁而密懷以遺之。十有五歲。兄嘗爲議婚於老氏之門。衆皆稱美。先生獨不可。乃謂嫂曰。兄固欲定某氏之婚。我寧死矣。嫂懼。言之兄。事寢。衆莫測其意。嘗請命而習攻金。盡得其藝。復自悔曰。此非君子養心之術也。遂廢之。十有九歲。因世俗有乘服完親之禮。適有庶母之喪。衆議行之。先生固執不可。或詰其意曰。吾不能說。但知必不可也。及長。每念父母早喪。遇歲時忌墓之祭。必盡其哀。念送終不如意。遺命不得用棺衾之美。念伯兄玉瑩氏撫育之恩。執喪如喪其父。竭力殯葬。保全嫂節。卽二姪如己子弟。敬夫氏失所引。其男女各二人。養之教之。處同氣。怡怡如也。姊氏寡居。有子三人。保之。卽之無失。晚年攻大小真草書。念無所遺。買大小豬棧筆三十管。白鹿紙五千張。終歲書寫。均與四姪二子曰。幸寶之。平生不顧身家。惟以保宗卽族爲務。遇妻子如嚴君。閨門之內。嗃嗃如朝廷焉。外母氏無嗣。而生養死葬。必盡恩意。以至宗戚貧者不能卹。必教其子孫使成才。不論鄰里貧富貴賤。必教其子弟使

成德。未嘗計以私焉。慨海濱鄙無禮俗。始倡朱子冠婚喪祭之儀。貧作神龕四座。以奉四代祖考。製深衣幅巾。率宗族鄉里。以朔望訓蒙之暇。習之家。喻戶曉。拳拳不息。而遠近禮俗。翕然興焉。慨海濱荒。不知書。始作書櫥一座。三層貯經子史諸書。旁求百家文字。畢集晝夜習讀不倦。蓋學堂一座。三間。訓誨嚴條。約以身先之。來學者莫不成德有造。而絃誦之聲洽焉。慨海濱無文教。凡投人事無巨細。必有翰墨飾於其閒。而邊鄙一文獻矣。平生勤無休息。雖一飯之頃。霜雪之役。未嘗釋卷。其自奉之約。居取蔽風雨。食取止飢渴。衣取蔽寒暑。終身如一年十八。始讀書。卽知嗜學。南游金浦。北適秦莆。用心科目。年三十五。衛辟赴科。以無待士禮。未入場而返。自是決去詞章。不復仕進。真積力久。大有了悟。讀論語則悟聖道一貫之旨。讀易通則悟天地萬物之本。讀西銘則悟理一分殊之原。得存養於中庸。得擴充於孟子。得聖學始終之要於大學。乃以知行二字爲用功。以敬之一字爲用功之要。靜以此敬。涵養其心。動以此敬。持守其身。以此敬而立體。以此敬而致用。蓋心身動靜一於敬也。平生動必以禮。行必以義。不沾名而釣譽。當言則言。當爲則爲。無顧避於權勢。嘗曰。寧百見毀於世俗。毋一得罪於聖賢。又曰。斯言也。可與淵明醉時語。不可與俗人醒時道。嘗慨科舉俗學之弊。天順己卯。詣闕乞召見。本上批。禮部知道。不奉旨。又上程朱正學纂要。蒙批。禮部看了來說。部又寢不行。尋英宗敕學校。始有務居敬窮理修己。毋事口耳之習等語。先生復著正教正考會通上之。提學不行。又議程明道伊川朱晦翁當列文廟。顏曾思孟之次。並與會通具本。欲詣闕請而行之。未及而卒。嗚呼。先生全體大用之學也。豈管見釋筆所能敷闡。尙幸先生有遺文若干卷。

及搢紳諸先生哀輓。及上司褒異之詞。可見其梗槩焉。有以天下第一品流人物目之。陳白有以靈芝醴泉目之。周畏齋有以閒出真儒目之。程御史先生生於永樂庚寅。卒於成化癸巳。館於玉州定山。遭疾。桂都指

揮使請歸鎮。以遷調不從。遂殯定山正寢。嘗感夢某年月日終矣。至期。命治棺衾。遂歿。葬於龍溪縣二十八都趙塘山。其山則門人施丕睦所送也。周僉事同彭知府立石於烏嶴橋官道旁。先生娶盧氏。子二。曰功。曰瓚。孫三。曾孫八。家世清白。以成化改籍龍巖。子孫遂聚居於葬山外二里許定山社。守墳焉。今則爲漳人也。石今移於墓左。改題曰皇明理學名臣泉南布衣陳公墓道。

贊

剛果穎明。主敬存誠。斯文已任。得道遺經。建言心學。三代復興。教考德藝。參用朱程。五敍醇厚。五秩倡行。始終勤惕。業業兢兢。真儒正學。歿世芳名。作我先覺。搢紳式矜。

布衣陳先生傳

門人舉人鄭普撰

先生祖蒲人。宋丞相陳俊卿十世孫也。父安。寓於泉。以聖朝索賦籍於鎮海。先生生於鎮。始爲鎮人。先生生質剛毅。穎睿不凡。少師漳浦蔡司敬。長泰唐宗泰。二先生學方有知。卽有異知遠志。初學舉子業。亦嘗薦於時。不屈歸。卽有妨功奪志之論。乃按其學而業正學。以主敬爲入門。以致知誠意爲功程。不復仕進。教授生徒。來侍者日衆。凡教皆以身。言行威儀。靜作有則。升堂入室。秩秩有階。朔望則畫圖。督諸生習冠婚喪祭及鄉射禮。有延者則從容行之。足以薰陶頹俗。故隨遇人多德之。不能捨。不見嚴憚可畏而弗親。

也。爲文章，雄健理勝，有正氣，不雕工，巧富麗。其學惟以治心修身爲事，不事記誦詞章。嘗語普曰：科目不足以得人，非惡其不類己也。所太息者大故耳。聖賢四書五經，皆詔後世以道具也。道外無人，人外無道。今人開卷，則但謂此章當何主意，當何命文而已。學能工乎？此遂爲深得經書之旨，遂爲登籍聖賢。是蓋不入其道，而文章其道，不心其道，而口耳其道。惡乎可哉！此聖賢經書，僅爲俗儒輩獲魚兔之筌，蹶耳於世也。何資於天下風俗也？何正於賢才也？何得吁教成習久，果學者一日之病歟？彙世沿襲膏肓之病也。於是採宋儒之說，著程朱正學纂要，詣闕上之。疏下有司，可否以聞。以有乖張時政，乃中止不行。然時亦有如唐人之是楊綰者也。未幾英宗敕學校，有務居敬窮理，修己毋事口耳之習等語。蓋用先生之請也。先生復採宋儒之說，參以時制，立爲三等定式，曰：正教正考會通，擬請於朝。而先生歿矣。旣歿，普德先生之教，悼先生之志行，不可無傳，認爲是傳。或讀之曰：先生師唐、蔡二君子，皆發身舉子業者也。先生何所見之異之大如此乎？子傳不幾於誣乎？普徵有言曰：不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歟！先生宜有是傳。

#### 門人翠渠周瑛祭文

成化壬辰冬，予自廣德州書滿入京師，忽有以布衣先生訃告者，與林司正雍謀，相與爲壇南野以祭之。因採先生爲學梗槩，作祭文一通。先生姓陳氏，諱真晟，字晦德，改字剩夫，別號布衣。其先與泉人父諱安，執戎鎮海衛。實生先生。先生之學無師承，自讀中庸大學始。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繼讀大學，專從事於主敬窮理。故先生本源激澈，義理精明，有所本也。天順初，先生嘗撰程朱正學纂要，詣闕

上之不報及歸。又纂皇明正教正考會通。知者謂其說可行也。先生學不自足。聞江西吳聘君名。欲往質之。不果。嘗會張太史廷祥。聽先生議論。稱得爲學正路。若知行二字。則瑛嘗面受先生之說矣。先生嘗言人於此道。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此瑛有所疑。今則不得以卒其說也矣。

心學弗傳。迄三百載。文字繁滋。騰於四海。嗟嗟夫子。奮於南隅。刊落蕪穢。還於本初。維天生民。厥心爲大。惟敬斯存。弗敬則殆。陰陽之兆。事物之機。靜以觀之。洞見毫釐。謂知既至。謂行自順。崇德廣業。不勞而奮。我聞知行。日有後先。知固不易。行加篤焉。先生乃言。立本爲要。本立用行。惟聖之教。進聞斯言。退有後疑。緬然前哲。諒不我欺。云胡日月。其去迅速。先生長往。不我旋復。燕山之北。閩海之南。精神不昧。於我是鑒。

福建僉事畏齋周孟中祭文

維成化十五年歲次己亥三月丁巳朔。越十有九日乙亥。福建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廬陵周孟中。謹具瓣香。致弔於閩南布衣陳先生之墓。於乎布衣。不可作矣。惜乎孟中來之晚。不可得而見矣。龍溪林蒙庵。莆田周翠渠。孟中之師事者。皆布衣之友也。因其友而慕其人。慕其人而求其心。心也者。曠百世而相感。況吾與布衣。地雖異。時則同者乎。於乎先生。奮身戎伍。邁迹詩書。陋俗學之曲徑。窺斯文之正路。信所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者也。使布衣得游孔門。又當何如其造詣耶。然而耿耿寸心。悠悠千古。視世之醉生夢死者。天壤縣隔矣。孟中職忝觀風。久欽高致。表石道傍。庶來者有所考焉。英爽不昧。其尙鑒格。

翰林檢討東園鄭紀祭文

維成化二十一年歲次乙巳四月壬子朔。越十有三日甲子。鄉生翰林院檢討仙谿鄭紀。謹以牲醴。致祭於布衣陳先生之墓。曰。天生聖賢。皆爲世道。不偶然也。堯舜五百餘年而後有湯。又五百餘年而後有文武。又五百餘年而後有孔孟。又千有餘年而後有周程張朱。向使湯生於堯舜之時。不過一咎夔耳。文武生於湯之時。不過一伊傅耳。孔孟生於文武之時。不過一周召耳。程朱生於孔孟之時。不過一顏曾之徒耳。何如曠世應期。層見疊出。斯文幾墜。得之而振。人紀欲絕。得之而續。繼往開來。繩繩不絕。千萬世猶一日也。今日程朱又幾五百年矣。先生奮戎伍之中。覺道學之計。以窮理爲入門。以主敬爲實地。指畫心圖。而陰陽動靜之理明。敷陳王道。而經邦濟世之術著。閩之後生小子。得以覺迷途而歸正學者。先生之賜也。先生雖不得游乎程朱之門。亦可謂私淑其道者矣。嗚呼。先生往矣。吾誰與歸。而今而後。繼者其誰。嗚呼。哀哉。尙饗。

### 太守莆田吳繹思祭文

寓惠州鄉生吳繹思。拜哭漳南故布衣陳先生之靈前。嗚呼。先生一布衣耳。斯文之領裒也。成化三年。生在江西瑞州。時幸與先生一聚首。不二三日。卽別去。今生又食於惠。前後閒闊五六年矣。去年春。聞先生欲來會陳公甫先生於白沙。竊喜便道復得一見。不意後不來。孤予望也。夫漳南白沙地。相去不爲遠也。彼此之志。不爲不相合也。奈何先生終不果來。而公甫先生。有今日挽章之作。傷悼何如耶。人知公甫先生所以哀挽之意。則亦不能不哀先生也。繹思辱愛有日。又公甫先生寄挽章至。披覽之際。重傷於懷。謹

將俸餘白米二石。遠表奠儀。並公甫先生挽章。同以奉去。神其有知。能不我恤。嗚呼哀哉。

行人蒙庵林雍祭文

嗚呼先生。幼有異質。長克修學。篤志勵行。超拔流俗。布衣藜湯。陋室孤鐙。兄友弟恭。父慈子孝。凜凜乎寒苦之節。耿耿乎德義之風。在世罕有。於人實難。嗚呼先生。教人以禮。感人以德。禮則持循。德則反躬。學徒知學。遠邇大來。士友聞風。感發興起。俗尙有陶鑄之功。戎士有循擾之力。翕然變服。靡然矜式。嗚呼先生。超今而詣古。不爲流汗。不爲俗染。寤寢古初。想像瀟灑。俯仰宇宙。惟此之安。敦本而輕末。訓詁華藻。枝葉蔓延。玩索力踐。根本固安。權衡素定。德行可尊。嗚呼先生。潛通乎造化。乾剛坤柔。月窟天根。五行之運。百物之生。盈虛消息。一以貫之。洞徹乎神機。變化不測。兩在難名。吉凶之兆。禍福之萌。屈伸隱顯。默而通之。其主敬以存心也。則潛心以居。對越上帝。秋月之光。碧潭之清。不妄其思。不紊其想。不非其視。不錯其聽。其默會以造其知也。則鳶飛于天。魚躍于淵。全體呈靈。妙用顯行。無極之極。無象之象。無聲之妙。無臭之天。嗚呼先生。有志乎孔孟之學。留心乎程朱之蘊。雖弗及乎門牆。已獨尊乎儀矩。理學不明。世罕有知。心法之密。解之者誰。雍本愚昧。荷蒙交誼。指教之方。尤爲切至。思平生之深契。未百年而長逝。日月流邁。衣冠沈沒。永惟哲人。終古不作。遠致哀詞。用將悲懇。尙鑒。

漳州府推官卓峯黃直祭文

維嘉靖三年歲次甲申七月甲子朔。越二十六日己丑。後學金谿卓峯黃直。謹具芹菜一盤。致奠於布衣。

陳公之墓。曰。嗚呼。公之墓。其在斯乎。嘗憶公之時。有康齋吳公。倡道於江右。白沙陳公。倡道於嶺南。公皆與同時。未見公。與之相爲師友。以上下其論議。則公之學術。其淵源雖不可知。然公當海內競趨功利之時。獨能安於布衣。從事躬行之學。卓然自立門戶。爲天下豪傑之所尊仰。則公誠可謂一世之高士也矣。直生也。晚愧不及公之存。以愚所學。實證於公。然幸叨職於公桑梓之邦。猶得以仰公之高風。奉公之遺矩。以臨斯民。則平生企慕之私。亦庶幾其少慰也。昨過道左。瞻公墓石。輒於車上。咨嗟歎息久之。然誠不能已。謹具香燭。芹菜之儀。以再拜於公之墓下。公於九泉。其亦少鑒愚誠矣乎。嗚呼。尙饗。

提學僉事新喻胡榮哀詞

先生余不及識也。嘗聞一二知友。稱其道德學行。蓋希蹤古聖賢者。方圖欲身求見。而先生逝矣。謹爲詞以寄哀云。

粵瞻海東兮。有城鎮之美人。城居兮。邈世恬熙。學紹先覺兮。晞顏志伊。靜中動和兮。存省在茲。不激不詭兮。履道坦夷。懷寶願獻兮。莫或迪知。斯民徒望兮。未普厥施。死生奚憾兮。克秉天彝。後覺興悼兮。孰立範儀。高山仰止兮。躋攀阻而貿貿。修途兮。輪囷曷馳。麟藏鳳隱兮。鞠草西岐。哀此喪隕兮。惟氣之衰。渺哉予懷兮。汨逝水其無涯。

張東白贈行詩

斯道之傳。元禎敢謂自程朱後。惟先生得其真。彼吳許二子。蓋亦有未是處。元禎何幸得聞。而不至錯

用力邪。佩啓迪之言。策駑駘之步。異時儻有成就。則先生之功。當與生我治我者并也。戴乾履坤。誰其吾人。僞之怪之。滿目儒紳。嗚呼如是。方見其真。歸兮歸兮。斂采韜馨。今雖已矣。後世其無聞。

陳白沙詩

千載武夷峯。伊誰事幽討。垂老赴江山。懷賢薦蘋藻。多謝泉南翁。神交願傾倒。聊將一瓣香。寄向君懷抱。漳南陳先生曰。布衣者。其學以子朱子爲宗。予嘗聞林蒙庵。及周進士梁石。竊得其大致。而恨不能與接。今年秋。予過江西。訪張廷祥內翰。乃知先生曩歲。亦嘗有意於不肖之願。值予在京師。行至潮。弗果。今因鄉友余習之。之官莆田。賦此詩贈之。蓋特借以寓景仰之私。亦以勗習之云耳。此藁奉寄漳南布衣華宗老先生。急於通誠。僭率惶恐。獻章再拜。

瑞州陳賢贈詩

道學相傳是甚人。先生今復起南閩。源頭活水通洙泗。泰宇天光絕俗塵。日往月來皆道體。鳶飛魚躍總天真。愚生獲拜渾何似。治世分明覩鳳麟。

弟真聚送遠游詩

蜀道之難古道賒。君行何處是歸家。逢人約說胸中話。少不投機莫與他。吾兄以至愛存心。與人言多傷於盡。雖因而啓悟者多。而觸諱招謗。亦在是也。愚憂焉。故贈。

陳白沙挽詩

武夷爲約後。垂死又三年。明月羅浮外。高樓鎮海前。獨疑何面目。相望此山川。忽報龍巖訃。乘春欲理船。拙詩一章。奉煩龍巖掌教李先生。致之布衣陳先生。柩前以表哀悼之忱耳。布衣先生。余雅敬慕久矣。曩歲有書。約予游武夷。冀得一會。今弗及矣。可勝悼哉。

林祺讀白沙挽布衣詩次韻

山斗非今日。聞知忽此年。二關一打過。千聖常參前。道學承真統。封書障百川。生來嗟不及。同汎遠游船。門人吳汝欽挽詩

四百年來一鉅儒。苦尋墜緒紹程朱。傳道豈云參也魯。正名誰說子之迂。環堵瀟然貧不計。泰山頽矣道何如。九原若入文宣廟。好責魯齋與草廬。

慎獨記

有延先生以教子弟。開講於家之前堂者。適有邀先生飲。主人與偕。學母有愛子者。乘先生不在。詣堂以視。主人之妻與焉。逡巡至西軒。妻置業履於牀。俄報先生至。忘攜以歸。主人請先生假寐。爲拂牀。而業履在焉。執入內。以妻與先生有私。礪刃拉欲殺之。無以辯。悲號不自勝。曰。願察之。果爾。死未晚也。夜二鼓。先生方對書。主人執刃與妻至軒外。令妻作厚語。叩門而呼者三。先生不問。聲益促。先生曰。夜闌何祟乎。妻曰。予某之婦。欲問先生起居耳。先生曰。而夫不在。若是辱名教矣。亟歸。明當與夫言之。主人垂長舌趨入。

內驚駭咨嗟。先生初不知其情。且促裝辭歸。主人率其族黨謝罪。請留。先生卒不俟終日。嗚呼。疑似之迹。不可辯者。受害多矣。非先生之至誠無二。妻能免於死耶。

過江郎山記

先生往京師。道浙之江郎山。時雲雨晦冥。有榕城唐彥輝者。指曰。此雲中有三片靈石。能興雲自蔽。凡道此者。多以石之隱顯。卜所志之通塞。今雲若此。先生此行。殆未遂矣乎。先生愀然。因向雲大矚曰。靈石乎。我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無一毫私意也。爾石有靈。盍開其雲。使我輩得一快觀其石乎。衆有相目而哂者。行不數步。彥輝駭曰。彼雲頭一點黑。豈非石首見乎。衆立觀。雲忽然直下裂開。三石全露。高聳插天。且五采秀麗。異於常時。衆駭益喜相慶。去不數步。雲復合如故。亦甚奇事哉。殆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如此夫。

敘陳布衣先生存橐

周南

余始判毘陵。得見唐荆川。居一歲。遂改判漳南而去之。卒莫有文字之交。豈其所以教我者。有不在於文字也。濱行。送於河澗。語余曰。漳有陳布衣者。學古邃行。棄舉子業。終其身隱於海隅。至今士論與名臣并。夫人之輕重。固不在乎爵位也。特未見其文字耳。吾子往觀以遺之。余抵漳。卽訪其孫曰慶雲者。郡弟子員也。得其存橐。而展讀之。想見其爲人剛毅篤信。程朱確然。不爲習俗所移。橫渠之後。一人而已。遂命工刻其存橐。以廣其傳。嗚呼。予豈獨以其文字而已耶。亦可以想見其爲人而尙友之矣。

題陳布衣先生集

衍鏡讀先生行實。知先生爲先孝廉居敬公高弟。厥後高祖震湖公。復隨父受業於翠渠周氏。因得翠渠所以傳於先生者。俾子孫世守之也。鏡雖未窺先生門戶哉。而於先世所傳聞閒。或偶得其一二。曩歲伏闕請定經書及文廟祀典。是皆竊取先生當日所用伊川故事。不知先生其許鏡否耶。顧鏡何人。安敢擬跋先生。惟是世居先生之里。世讀先生之書。淵源有自。而不忍自外於私淑者之列。故凡所以竊取夫先生者。亦猶之恪守吾家訓云爾。道遠風微。因輯先生遺文。而感慨繫之。時康熙己丑秋七月也。同里後學蔡衍鏡百拜題。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集夫剩陳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陳真晟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上海河南路

上海河南路

★〇六二五六

朱

尚



3
4
2134